朝野僉載

昌黎雜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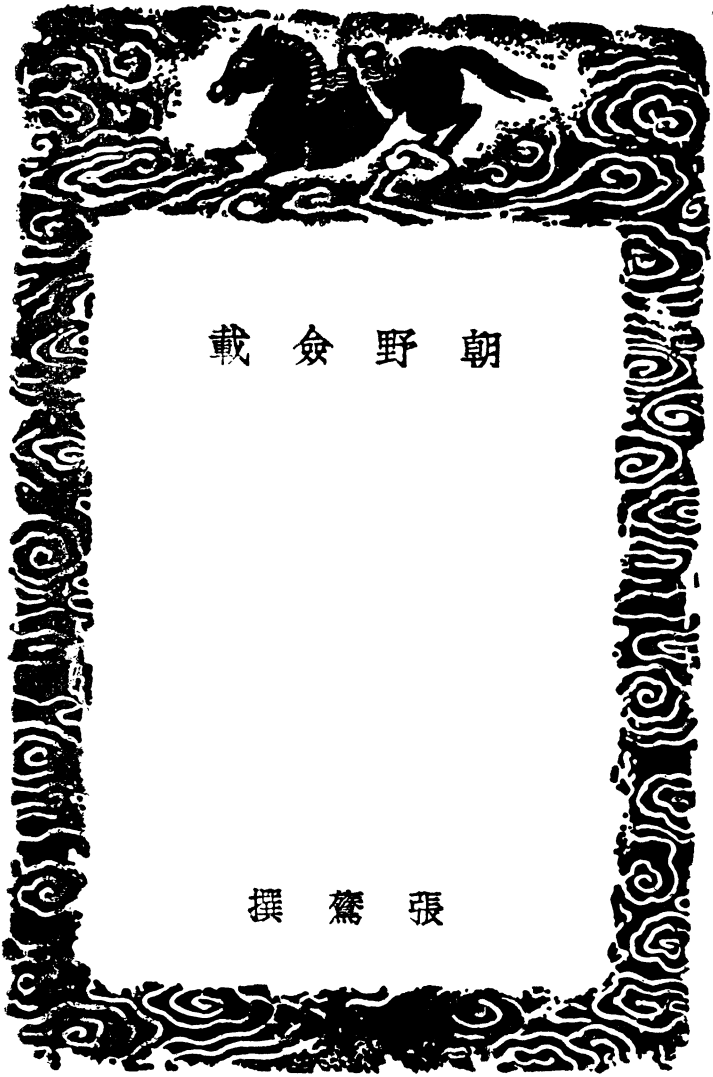
劉賓客嘉話錄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朝野僉載

張鷟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古今說海及歷代小史寶顏堂祕笈畿輔叢書皆收有此書寶顏本六卷餘皆一卷故據寶顏本排印並附重刻說海本所載提要於後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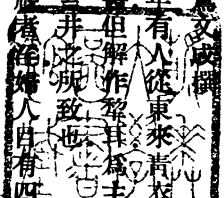
朝野僉載六卷

舊本題唐張鷟撰鷟有龍筋鳳髓判已著錄此書新唐書藝文志作三十卷宋史藝文志作僉載二十卷又僉載補遺三卷文獻通考則但有僉載補遺三卷此本六卷參考諸書皆不合晁公武讀書志又謂其分三十五門而今本乃逐條聯綴不分門目亦與晁氏所紀不同考莫休符桂林風土記載鷟在開元中姚崇誣其奉使江南受遺賜死其子上表請代減死流嶺南數年起爲長史而卒計其時尚在天寶之前而書中有寶歷元年資陽石走事寶歷乃敬宗年號又有孟宏徵對宣宗事時代皆不相及案尤袤遂初堂書目亦分朝野僉載及僉載補遺爲二書疑僉載乃鷟所作補遺則爲後人附益凡闌入中唐後事者皆應爲補遺之文而陳振孫所謂書本三十卷此其節略者當卽此本蓋嘗經宋人摘錄合僉載補遺爲一刪併門類已非原書又不知何時析三卷爲六卷也其書皆紀唐代故事而於諧噱荒怪纖悉靡載未免失於纖碎故洪邁容齋隨筆譏其記事瑣屑撏裂且多嫚語然耳目所接可據者多故司馬光作通鑑亦引用之兼收博採固未嘗無裨於見聞也

朝野僉載卷之一

唐張鷟文成撰

貞觀年中定州鼓城縣人魏全家富母忽然失明問卜者王子貞子貞爲卜之曰明年有人從東來長者三月一日來療必愈至時候見一人着青紬襦遂邀爲設飲食其人曰僕不解醫但解作穀其爲主人作之持斧繞舍求穀轅見桑曲枝臨井上遂斫下其母兩眼煥然見物此曲桑著井北現致也



周郎中裴珪妾趙氏有美色曾就張璟藏卜年命曰夫藏人目長而慢視准相書猪視者性嬌人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終以姦廢宜愼之趙笑而去後果與人姦沒入掖庭

杜景佺信都人也本名元方垂拱中更爲景佺剛直嚴正進士擢第後爲鸞臺侍郎平章事時內史李昭德以剛直下獄景佺廷諍其公清正直則天怒以爲面欺左授溱州刺史初任溱州會善筮者於路言其當重入相得三品而不着紫袍至是夏中服紫衫而終

瀛州人安縣令張懷禮滄州弓高令晉行忠就蔡微遠卜轉式訖謂禮曰公大親近位至方伯謂忠曰公得京官今年祿盡宜致仕可也二人皆應舉懷禮授左補闕後至和復二州刺史行忠授城門郎至秋而卒

開元二年梁州道士梁虛州以九官推算張鷟云五鬼加年天罡臨命一生之大厄以周易筮之遇觀之渙主驚恐後風水行上事卽散安國觀道士李若虛不告姓名暗使推之云此人今年身在天牢負大

辟之罪。乃可以免。不然病當死。無救法。果被御史李全交致其罪。勅令處盡。而刑部尚書李知白。左丞張廷珪。崔玄昇。侍郎程行謀。咸請之。乃免死配流嶺南。二道士之言信有徵矣。

泉州有客盧元欽。染大瘋。惟鼻根未倒。屬五月五日。官取蚺蛇膽。欲進。或言肉可治瘋。遂取一截蛇肉食之。三五日。頓漸可。百日平復。又商州有人患大瘋。家人惡之。山中爲起茅舍。有烏蛇墜酒罌中。病人不知。飲酒漸差。罌底見蛇骨。方知其由也。

則天時。鳳閣侍郎周允元。朝罷入閤。太平公主喚一醫人自光政門入。見一鬼撮允元頭。二鬼持棒隨其後。直入景竪門。醫白公主。公主奏之。上令給使覘問。在閤無事。食訖還房。午後如厠。長參典怪其久。私往候之。允元踣面於厠上。目直視不語。口中涎落。給使奏之。上問醫曰。此可得幾時。對曰。緩者三日。急者一日。上與錦被覆之。幷床舁送宅。止夜半而卒。上自爲詩以悼之。

久視年中。襄州人楊元亮。年二十餘。於虔州汶山觀傭力。晝夢見天尊云。我堂舍破壞。汝爲我脩造。遣汝能醫一切病。悟而悅之。試療無不愈者。贛縣里正背有腫大如拳。亮以刀割之。數日平復。療病日獲十千。造天尊堂。療病漸無効。

如意年中。洛州人趙玄景病卒。五日而蘇云。見一僧與一木。長尺餘。教曰。人有病者。汝以此木拄之即愈。玄景得見機上尺。乃是僧所與者。試將療病。拄之立差。門庭每日數百人。御史馬知已以其聚衆追之。禁左臺病者滿於臺門。則天聞之。追入內。宮人病。拄之即愈。放出任救病。百姓數月以後。得錢七百餘

貫。後漸無驗。遂絕。

洛州有士人患應病。語卽喉中應之以問善醫張文仲。經夜思之。乃得一法。卽取本草令讀之。皆應。至其所畏者卽不言。仲乃錄取藥合和爲丸服之。應時而愈。一云問醫蘇澄云。

郝公景於泰山採藥。經市過。有見鬼者。怪羣鬼見公景皆走避之。遂取藥和爲殺鬼丸。有病患者服之差。

定州人崔務隆馬折足。醫令取銅末和酒服之。遂瘥平。及亡後十餘年。改葬視其脛骨折處有銅末束之。

嶺南風俗。多爲毒藥。令奴食冶葛死。埋之土中。蕈生正當腹上。食之立死。手足額上生者。當日死。旁自外者。數日死。漸遠者或一月或兩月。全遠者一年二年三年亦卽死。惟陳懷卿家藥能解之。或以塗馬鞭頭控上。拂着手卽毒。試着手卽死。

趙延禧云。遭惡蛇虺。所螫處貼以艾炷。當上炙之立差。不然卽死。凡蛇嚙。卽當嚙處炙之。引去毒氣卽止。

冶葛食之立死。有冶葛處卽有白藤花。能解冶葛毒。鴆鳥食水之處。卽有犀牛不濯角。其水物食之必死。爲鴆食蛇之故。

醫書言虎中藥箭食清泥。野猪中藥箭厥薺苨而食。雉被鷹傷。以地黃葉帖之。又礬石可以害鼠。張鷟曾試之。鼠中毒如醉。亦不識人。猶知取泥汁飲之。須臾平復。鳥獸虫物解毒何況人乎。被蠶嚙者。以甲虫末傅之。被馬咬者。以燒鞭鞘灰塗之。蓋取其相服也。蜘蛛螫者。雄黃末傅之。筋斷須續者。取旋復根絞取汁以筋相對。以汁塗而封之。卽相續如故。蜀兒奴逃走多刻筋。以此續之百不失一。

永徽中有崔爽者每食生魚三斗乃足於後飢作鱠未成爽忍飢不禁遂吐一物狀如蝦蟇自此之後不復能食鱠矣

國子司業知制誥崔融病百餘日腹中虫蝕極痛不可忍有一物如守宮從下部出須臾而卒

後魏孝文帝定四姓隴西李氏大姓恐不入星夜乘鳴駝倍程至洛時四姓已定訖故至今謂之駝李焉

張文成曰乾封以前選人每年不越數千垂拱以後每歲常至五萬人不加衆選人益繁者蓋有由矣嘗試論之秖如明經進士十周三衞勳散雜色國官直司妙簡實材堪入流者十分不過一二選司考練總是假手胥名勢家囑請手不把筆即送東司眼不識文被舉南館正員不足權補試攝檢校之官賄貨縱橫贓汚狼藉流外行署錢多即留或帖司助曹或員外行案更有挽郎輦脚營田當屯無尺寸工夫並優與處分皆不事學問唯求財賄是以選人冗冗甚於羊羣吏部喧喧多於蟻聚若銓實用百無一人積薪化薪所從來遠矣

鄭愔爲吏部侍郎掌選贓汚狼藉引銓有選人繫百錢於靴帶上愔問其故答曰當今之選非錢不行愔默而不言時崔湜亦爲吏部侍郎掌選有銓人引過分疏云某能翹關負米湜曰君壯何不兵部選答曰外邊人皆云崔侍郎下有氣力者即存

景龍年中斜封得官者二百人從屠販而踐高位景雲踐祚尚書采璟御史大夫畢構奏停斜封人官璟搆出後見鬼人彭卿受斜封人賄賂奏云見孝和怒曰我與人官何因奪却於是斜封皆復舊職僞周

革命之際。十道使人天下選殘明經進士。及下村教童蒙博士。皆被搜揚不曾試練。並與美職。塵黷士人之品。誘悅愚夫之心。庸才者得官以爲榮。有才者得官以爲辱。昔趙王倫之簒也。天下孝廉秀才茂異。並不簡試。雷同與官。市道屠沽亡命不軌。皆封侯略盡。太府之銅。不供鑄印。至有白版侯者。朝會之服。貂者大半。故諺云。貂不足。狗尾續。小人多幸。君子恥之。無道之朝。一何連類也。惜哉。

天后中。契丹李盡忠萬榮之破榮府也。以地牢囚漢俘數百人。聞麻仁節等諸軍欲至。乃令守囚者等紿之曰。家口飢寒。不能存活。求待國家兵到。吾等卽降。其囚日別與一頓粥。引出安慰曰。吾此無飲食養汝。又不忍殺汝。總放歸。若何。衆皆拜伏乞命。乃紿放去。至幽州。具說飢凍逼遛。兵士聞之。爭欲先入至黃鑒峪。賊又令老者投官軍。送遺老牛瘦馬於道側。仁節等三軍棄步卒。將馬先爭入。被賊設伏橫截。軍將被索縊之。生擒節等。死者塡山谷。罕有一遺。

景龍四年。洛州凌空觀失火。萬物並盡。惟有一眞人巋然獨存。乃泥塑爲之。後改爲聖眞觀。

西京朝堂北頭有大槐樹。隋曰唐興材門首。文皇帝移長安城。將作大匠高熲常坐此樹下檢校。後栽樹行不正。欲去之。帝曰。高熲坐此樹下。不須殺之。至今。先天百三十年。其樹尙在。柯葉森竦。株根盤礴。與諸樹不同。承天門正當唐興材門首。今唐家居焉。

永徽年以後。人唱桑條歌云。桑條苶女韋也。樂至神龍年中。逆韋應之。諂佞者鄭愔作桑條樂詞十餘首進之。逆韋大喜。擢之爲吏部侍郎。賞縑百疋。

龍朔已來人唱歌名突厥鹽後周聖曆年中差閻知微和匈奴授三品春官尚書送武延秀聚成默啜女送金銀器物錦綵衣裳以爲禮聘不可勝紀突厥翻動漢使並沒立知微爲可汗突厥鹽之應

調露中大帝欲封中岳屬突厥而止後又欲封士番入寇遂停至永淳年又駕幸嵩岳謠曰嵩山凡幾層不畏登不得只畏不得登三度徵兵馬傍道打騰騰岳下遘疾不愈廻至宮而崩

永淳之後天下皆唱楊柳楊柳漫頭馳後徐敬業犯事出柳州司馬遂作僞勅自授揚州司馬殺長史陳敬之據江淮反使李孝逸討之斬業首驛馬馱入洛陽柳楊柳漫頭馳此其應也

周如意年中已來始唱黃鸝歌其詞曰黃鸝黃鸝草裏藏彎弓射你傷俄而契丹反叛殺都督趙翽營府陷沒差總管曹仁師張玄遇麻仁節王孝傑前後百萬衆被賊敗於黃鸝谷諸軍並沒罔有子遺黃鸝之歌斯爲驗矣

周垂拱已來苾拏兒歌詞皆是邪曲後張易之小名苾拏

景龍年安樂公主洛州道光坊造安樂寺用錢數百萬童謠曰可憐安樂寺了了樹頭懸後誅逆韋並殺安樂斬首懸於竿上改爲悖逆庶人

神龍以後謠曰山南烏鵲窠山北金駱駝鎌柯不鑿孔斧子不施柯此突厥彊盛百姓不得斫桑養蠶種木刈穀之應也

景龍中謠曰可憐聖善寺身着綠毛衣牽來河裏飲踏殺鯉魚兒至景雲中譙王從均州入都作亂敗走

投洛州而死.

景雲中謠曰.一條麻線挽天樞絕去也.神武卽位.勅令推倒天樞.收銅並入尙方.此其應兆.

景龍中、謠曰.黃桓犢子梳紇斷.兩脚踏地鞋靿斷.六月平王誅逆韋.欲作亂.鞋靿斷者事不成.阿韋是黃犢之後也.

明堂主簿駱賓王帝京篇曰.倏忽搏風生羽翼.須臾失浪委泥沙.賓王後與敬業與兵揚州大敗.投江而死.此其讖也.

麟德已來.百姓飮酒唱歌.曲終而不盡者.號爲族鹽.後閭知微從突厥領賊破趙定.後知微來.則天大怒.磔於西市.命百官射之.河內王武懿宗去七步.射三發.皆不中.其怯懦也如此.知微身上箭如蝟毛.剖其骨肉、夷其九族.疎親及不相識者皆斬之.小兒年七八歲.驅抱向西市.百姓哀之.擲餠果與者.相爭奪以爲戲笑.監刑御史不忍害.奏舍之.其族鹽之言.於斯應也.

趙公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爲渾脫氈帽.天下慕之.其帽爲趙公渾脫.後坐事長流嶺南.渾脫之言於是效焉.

魏王爲巾子向前踏.天下欣欣慕之.名爲魏王踏.後坐死.至孝和時.陸頌亦爲巾子同此樣.時人又名爲陸頌踏.未一年而陸頌殞.

永徽後天下唱武媚娘歌.後立武氏爲皇后.大帝崩.則天臨朝.改號大周.二十餘年.武后彊盛.武三王梁

魏定等並開府自餘郡王十餘人幾遷鼎矣
咸亨已後人皆云莫浪語阿婆嗔三叔開時笑殺人後果則天卽位至孝和嗣之阿婆者則天也三叔者孝和爲第三也
魏僕射子名叔麟識者曰叔麟反語身戮也後果被羅織而誅
梁王武三思唐神龍初改封德靖王識者言德靖鼎賊也果有窺鼎之志被鄭克等斬之
天后時謠言曰張公喫酒李公醉張公者斥易之兄弟也李公者言李氏大盛也
孫佺爲幽州都督五月北征時軍師李處郁諫五月南方火北方水火入水必滅佺不從果沒八萬人昔
竇建德救王世充於牛口谷時謂竇入牛口豈有還期果被秦王所擒其孫佺之北也處郁曰殄若入
咽百無一全山東人謂溫飯爲殄音孫幽州以北並爲燕地故云
龍朔年已來百姓飲酒作令云子母相去離連臺拗倒子母者盞與盤也連臺者連盤拗倒盞也及天后
永昌中羅織事起有宿衞十餘人於清化坊飲爲此令此席人進狀告之十人皆棄市自後廬陵徙均
州則子母相去離也連臺拗倒者則天被廢諸武遷放之兆
神武皇帝七月卽位東都白馬寺鐵像頭無故自落於殿門外自後捉搦僧尼嚴急令拜父母等未成者
並停革後出者科決還俗者十八九焉
開元五年春司天奏玄象有青見其災甚重玄宗震驚問曰何祥對曰當有名士三十人同日寃死今斬

及第進士正應其數其年及第李蒙者貴主家壻上不言其事密戒主曰每有大遊宴汝愛壻可閑留其家主居昭國里時大合樂音曲遠暢曲江漲水聯舟數艘進士畢集蒙聞乃踰垣奔走羣衆愾望才登舟移就水中畫舸平沉聲妓篙工不知紀極三十進士無一生者

夏侯處信爲荆州長史有賓過之處信命僕作食僕附耳語曰溲幾許麪信曰兩人二升卽可矣僕入久不出賓以事告去信遽呼僕僕曰已溲訖信鳴指曰大異事良久乃曰可總燔作餅吾公退食之信又嘗以一小瓶貯醯一升自食家人不霑餘瀝僕云醋盡信取瓶合於掌上餘數滴因以口吸之乃授直去凡市易必經手識者鄙之

廣州錄事參軍柳慶獨居一室器用食物並致臥內奴有私取鹽一撮者慶鞭之見血

夏侯彪夏月食飲生蚘在下未曾瀝口嘗送客出門奴盜食臠肉彪還覺之大怒乃捉蠅與食令嘔出之

鄭仁凱爲密州刺史有小奴告以履穿凱曰阿翁爲汝經營鞋有頃門夫着鞋者至凱廳前樹上有鴉窠鴉啄木也遣門夫上樹取其子門夫脫鞋而緣之凱令奴着鞋而去門夫竟至徒跣凱有德色

安南都護鄧祐韶州人家巨富奴婢千人恒課口腹自供未曾設客孫子將一鴨私用祐以擅破家資鞭二十

韋莊頗讀書數米而炊秤薪而爨炙少一臠而覺之一子八歲而卒妻斂以時服莊剝取以故席裹屍殯訖擊其席而歸其憶念也嗚咽不自勝惟慳吝耳

懷州錄事參軍路敬潛遭基連輝率於新開推鞫免死配流後訴雪授睦州遂安縣令前邑宰皆卒於官潛欲不赴其妻曰君若合死新開之難早已無身今得縣令豈非命乎遂至州去縣水路數百里上寢堂兩間有三殯坑皆埋舊縣令潛命坊夫填之有梟鳴於屏風又鳴於承塵上並不以爲事每與妻對食有鼠數十頭或黃或白或青或黑以杖驅之則抱杖而叫自餘妖怪不可具言至四考滿一無所失選授衞令除衞州司馬入爲郎中位至中書舍人

周廿子布博學有才年十七爲左衞長史不入五品登封年病以驢鞿彊至嶽下天恩加兩階合入五品竟不能起鄰里親戚來賀衣冠不得遂以緋袍覆其上帖然而終

太常卿盧崇道坐女壻中書令崔湜反羽林郎將張仙坐與薛介然口陳欲反之狀俱流嶺南經年無日不悲號兩目皆腫不勝悽楚遂並逃歸崇道至都宅藏隱爲男娶崔氏女未成有內給使來取充貴人崇道乃賂給使別取一崔家女去入內事敗給使具承掩崇道幷男三人亦被糺捉敕杖各決一百俱至喪命

青州刺史劉仁軌知海運失船極多除名爲民遂遼東効力遇病臥平壤城下褰幕看兵士攻城有一卒直來前頭背坐叱之不去仍惡罵曰你欲看我亦欲看何預汝事不肯去須臾城頭放箭正中心而死微此兵仁軌幾爲流矢所中

任之選與張說同時應舉後說爲中書令之選竟不及第來謁張公公遺絹一束以充糧用之選將歸至

舍不經一兩日疾大作將絹市藥絹盡疾自損非但此度餘處亦然何薄命之甚也

杭州刺史裴有敬疾甚令錢塘縣主簿夏榮看之榮曰使君百無一慮夫人早須崇福以禳之崔夫人曰禳須何物榮曰使君娶二姬以壓之出三年則危過矣夫人怒曰此獠狂語兒在身無病榮退曰夫人不信榮不敢言使君命合有三婦若不更娶於夫人不祥夫人曰乍可死此事不相當也其年夫人暴亡敬更聚二信榮言信矣

廣平王誅逆韋崔日用將兵杜曲誅諸韋略盡綳子中嬰孩亦椎殺之諸杜濫及者非一浮休子曰此逆韋之罪疏族何辜亦如冉閔殺胡高鼻者橫死董卓誅閹人無鬚者枉戮死生命也

逆韋之變吏部尚書張嘉福河北道存撫使至懷州武涉驛有勅所至處斬之尋有敕矜放使人馬上昏睡遲行一驛比至已斬訖命非天乎天非命乎

沈君亮見冥道事上元年中吏部員外張仁煒延生問曰明公看禕何當還亮曰臺郎坐不暖席何慮不還俄而禕如厠亮謂諸人曰張員外總十餘日活何暇憂官職乎後七日而禕卒

虔州司士劉知元攝判司倉大酺時司馬楊舜臣謂之曰買肉必須胎肥脆可食餘瘦不堪知元乃揀取懷孕牛犢及猪羊驢等殺之其胎仍動良久乃絕無何舜臣一奴無病而死心上乃暖七日而蘇云見一水犢白額幷子隨之見王訴云懷胎五箇月扛殺母子須臾又見猪羊驢等皆領子來訴見劉司士答款引楊司馬處分如此居三日而知元卒亡又五日而舜臣死

率更令張文成。梟晨鳴于庭樹。其妻以爲不祥。連唾之。文成云。急灑掃。吾當改官。言未畢。賀客已在門矣。

又一說。文成景雲二年爲鴻臚寺丞。帽帶及綠袍並被鼠嚙。有神靈遞相誡告京都。及郡縣被誅。戮者數千餘家。蜀王秀皆坐之。隋室既亡。其事亦寢矣。

儀鳳年中。有長星半天出東方。三十餘日乃滅。自是土番叛。匈奴反。徐敬業亂。白鐵余作逆。博豫騷動。忠萬強梁。契丹翻營府。突厥破趙定麻仁節。張玄遇王孝傑等皆沒。百萬衆三十餘年。兵革不息。

調露之後。有鳥大如鳩。色如烏。鵲飛若風聲。千萬爲隊。時人謂之鵞雀。亦名突厥雀。若來突厥必至。後至無差。

天授中。則天好改新字。又多忌諱。有幽州人尋如意上封。云國字中或。或亂天象。請口中安武以鎮之。則天大喜。下制卽依。月餘有上封者云。武退在口中。與囚字無異。不祥之甚。則天愕然遽追制改。令中爲八方。字後孝和卽位。果幽則天於上陽宮。

長安二年九月一日。太陽蝕盡。黙啜賊到幷州。至十五日夜月蝕盡。賊幷退盡。俗諺云。棗子塞鼻孔。懸樓閣却種人云。蟬鳴蜩螗喚黍種饁糜斷。又諺云。春雨甲子。亦地千里。夏雨甲子。垂船入市。秋雨甲子。禾頭生耳。冬雨甲子。鵲巢下地。其年大水。

長安四年十月陰雨雪。一百餘日不見星。正月誅逆賊張易之昌宗等。則天廢。

幽州都督孫儉之入賊也。薛納與之書曰。季月不可入賊大凶也。儉曰。六月宣王北伐。納何所知。有敢言

兵出不復者斬出軍之日有白虹垂頭於軍門其夜大星落於營內兵將無敢言者軍行後幽州界內鵁鳥鴟鳶等並失皆垂軍去經二旬而軍沒烏鳶食其肉焉

延和初七日太白晝見經天其月太上皇遜帝位此易主之應也至八月九日太白仍晝見改元先天至二月七日太上皇廢誅中書令蕭至忠侍中岑羲流崔湜尋誅之

開元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夜大流星如甕或如盆大者貫北斗並西北小者隨之無數天星盡搖至曉乃止七月襄王崩謚殤帝十月土蕃入隴右掠羊馬殺傷無數其年六月大風拔樹發屋長安街中樹連根出者十七八長安城初建隋將作大匠高熲所植槐樹殆三百餘年至是拔出終南山竹開花結子綿亘山谷大小如麥其歲大飢其竹並枯死嶺南亦然人取而食之醴泉兩麪如米顆人可食之後漢裴楷云國中竹栢枯者不出三年主當之人家竹結實枯死者家長當之終南竹花枯死者開元四年而太上皇崩

開元五年洪潭二州復有火災晝日人見火精赤燉燉所詣卽火起東晉時王弘爲吳郡太守亦有此災弘撻部人將爲不愼後坐廳事見一物赤如信幡飛向人家舍上俄而火起方知變不復由人遭喪人家遂免刺罰

開元八年契丹叛關中兵救營府至渾池缺門營於穀水側夜半水漲漂二萬餘人惟行網夜樗蒲不睡據高獲免村店並沒盡上陽宮中水溢宮人死者十七八其年京興道坊一夜陷爲池沒五百家初鄧

州三鴟口見二小兒以水相潑、須臾有大蛇十圍已上、張口向天、人或有斫射者、俄而雲雨晦冥雨水漂二百家、小兒及蛇不知所在、

洛陽縣令宋之遜性好唱歌、出爲連州參軍刺史、陳希古者庸人也、令之遜教婢歌每日端笏立於庭中、呦呦而唱、其婢隔窓從而和之、聞者無不大笑、

朝野僉載卷之二

北齊南陽王入朝。上問何以爲樂。王曰致蠍最樂。遂收蠍一宿得五斗。置大浴斛中。一人脫衣而入。被蠍螫死。宛轉號叫。苦痛不可言。食頃而死。帝與王看之。

隋末荒亂。狂賊朱粲起於襄鄧間。歲飢米斛萬錢。亦無得處。人民相食。粲乃驅男女小大仰一大銅鐘。可二百石。煮人肉以餧賊。生靈殲於此矣。

周恩州刺史陳承親。嶺南大首領也。專使子弟兵劫江、有一縣令從安南來。承親憑買二婢。令有難色。承親每日重設邀屈。甚殷勤。送別江亭。卽遣子弟兵尋復劫殺。盡取財物。將其妻及女至州。妻叩頭求作婢不許。亦縊殺之。取其妻。前後官人家過親禮。遇厚者必隨後劫殺無人得免。

周杭州臨安尉薛震好食人肉。有債主及奴詣臨安於客舍。遂飲之醉。殺而臠之。以水銀和煎幷骨銷盡。後又欲食其婦。婦覺而遁之。縣令詰具得其情。申州錄事奏奉敕杖一百而死。

周嶺南首領陳元光設客。令一袍袴行酒。光怒。令曳出遂殺之。須臾爛煮以食客。後呈其二手、客懼攫喉而吐。

周瀛州刺史獨孤莊酷虐。有賊問不承。莊引前曰。若健兒一一具吐。放汝遂還。巾帶賊並吐之。諸官以爲必放。頃莊曰。將我作具來。乃一鐵鈎長丈餘。甚銛利。以繩挂於樹間。謂賊曰。汝不聞健兒鉤下死。今以

脬鉤之。遣壯士擊其繩則鉤出於腦矣。謂司法曰。此法何似。答曰弔民伐罪。深得其宜。莊大笑。後莊左降施州刺史。染病。唯憶人肉。部下有奴婢死者。遣人割肋下肉食之。歲餘卒。

周推事使索元禮。時人號爲索使。訊囚作鐵籠頭。臀呼角反其頭仍加揳焉。多至腦裂髓出。又爲鳳曬翅猢猴鑽火等。以椽關手足而轉之。並斫骨至碎。又懸囚於梁下。以石縋頭。其酷法如此。元禮故胡人薛師之假父。後坐贓賄流死嶺南。

周來俊臣羅織人罪。皆先進狀。敕依奏即籍沒。除有功出死囚。亦先進狀。某人罪合免。敕依然後斷雪。有功好出罪。皆先奉進。止非是自專。張湯探人主之情。蓋爲此也。

羽林將軍元楷三代告密得官。男彥瑋告劉誠之破家。彥瑋處侍御。二年七月三日。楷以反逆誅。家口配流。可謂積惡之家。殃有餘也。

周補闕喬知之有婢碧玉。姝豔能歌舞。有文華。知之時幸。爲之不婚。僞魏王武承嗣暫借教姬人梳粧納之。更不放還。知之乃作綠珠怨以寄之。其詞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可憐偏自許。此時歌舞得人情。君家閨閣不曾觀。好將歌舞借人看。意氣雄豪非分理。驕矜勢力橫相干。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袂傷鉛粉。百年離恨在高樓。一代容顏爲君盡。碧玉讀詩飲淚不食三日。投井而死。承嗣撩出屍。於裙帶上得詩大怒。乃諷羅織人告之。遂斬知之於南市。破家籍沒。

周張易之爲控鶴監。弟昌宗爲祕書監。昌儀爲洛陽令。競爲豪侈。易之爲大鐵籠。置鶖鴉於其內。當中取

起炭火銅盆貯五味汁鵝鴨遶火走渴卽飲汁火炙痛卽迴表裏皆熟毛落盡肉赤烘烘乃死昌宗活擸驢於小室內起炭火置五味汁如前法昌儀取鐵橛釘入地縛狗四足於橛上放鷹鷂活按其肉食肉盡而狗未死號叫酸楚不復可聽易之曾過昌儀憶馬腸取從騎破脇取腸良久乃死後誅易之昌宗等百姓臠割其肉肥白如猪肪煎炙而食昌儀打雙脚折抉取心肝而後死斬其首送都諺云走馬報

周秋官侍郎周興推勘殘忍法外苦楚無所不爲時人號牛頭阿婆百姓怨謗興乃牓門判曰被告之人問皆稱枉斬決之後咸悉無言

周侍御史侯思止醴泉賣餅食人也羅告准例酬五品於上前索御史上曰卿不識字對曰獬豸豈識字但爲國觸罪人而已遂授之凡推勘殺戮甚衆更無餘語但謂囚徒曰不用你書言筆語但還我白司馬若不肯來俊卽與你孟青橫遭苦楚非命者不可勝數白司馬坂者北邙山司馬坂也來俊者中丞來俊臣也孟青者將軍孟青棒也後坐私蓄錦朝堂決殺之

周明堂尉吉頊夜與監察御史王助同宿王助以親故爲說綦連耀男大覺小覺云應兩角麒麟也耀字光翟言光宅天下也頊明日錄狀付來俊臣敕差河內王懿宗推誅王助等四十一人皆破家後俊臣犯事司刑斷死進狀三日不出朝野怪之上入苑吉頊攔馬上問在外有何事意頊奏曰臣幸預控鶴爲陛下耳目在外惟怪來俊臣狀不出上曰俊臣於國有功朕思之耳頊奏曰于安遠若虺貞反其事

並驗。今貞爲成州司馬。俊臣聚結不逞。誣遭賢良。贓賄如山。冤魂滿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上令狀出誅俊臣於西市。敕追于安遠還除尚食奉御。頊有力焉。除頊中丞賜緋。頊理綦連耀事以爲己功。授天官侍郎平章事。與河內王競出爲溫州司馬卒。

成王千里使嶺南取大蛇長八九尺。以繩縛口。橫於門限之下。州縣參謁者。呼令入門。但知直視無復瞻仰。踏蛇而驚惶懼僵。彼蛇繞數匝。良久解之。以爲戲笑。又取龜及鱉。令人脫衣縱龜等齧其體。終不肯放。死而後已。其人酸痛號呼不可復言。王與姬妾共看。以爲玩樂。然後以竹刺龜等口。遂齧竹而放人。艾炙鱉背。炙痛而放口。人被試者皆失魂。至死不平復矣。

朔方總管張亶好殺。時有突厥投化。亶乃作檄文。罵默啜言詞甚不遜。書其腹背。鑿其肌膚。涅之以墨。炙之以火。不勝楚痛。日夜作虫鳥鳴。然後送與默啜識字者。宣訖。變而殺之。匈奴怨望。不敢降。

殿中侍御史王旭括宅中別宅女婦。風聲色目。有稍不承者。以繩勒其陰。令壯士彈竹擊之。酸痛不可忍。倒懸一女婦。以石鎚其髮。遣證與長安尉房恒姦。經三日不承。女婦曰。侍郎如此。若毒兒死。必訴於冥司。若配入官。必申於主上。終不相放。旭慙懼乃捨之。

監察御史李嵩李全交。殿中王旭。京師號爲三豹。嵩爲赤斑豹。交爲白額豹。旭爲黑豹。皆狠戾不軌。鴆毒無儀。體性狂疎。精神慘刻。每訊囚。必鋪棘臥體。削竹籤指方梁。壓髁碎瓦搥膝。遣仙人獻果。玉女登梯。犢子懸駒。驢兒投橛。鳳皇晒翅。獼猴鑽火。上麥索下闌單。人不聊生。囚皆乞死。肆情鍛鍊。證是爲非。任

意指麼傳空爲實周公孔子請伏殺人伯夷叔齊求其劫罪訊劾乾墮水必有期推鞫濕泥塵非不久來俊臣乞爲弟子索元禮求作門生被追者皆相謂曰牽牛付虎未有出期縛鼠與猫終無脫日妻子永別友朋長辭京中人相要作呪曰若違心負教橫遭三豹其毒害也如此

京兆人高麗家貧於御史臺替勳官遞送文牒其時令史作僞帖付高麗追人擬嚇錢事敗令史逃走追討不獲御史張孝嵩捉高麗拷膝骨落地兩脚俱攣抑遣代令史承僞准法斷死訖大理卿狀上故事准名例律篤疾不合加刑孝嵩勃然作色曰脚攣何廢造僞命乃舁上市斬之

周黔府都督謝祐兇險忍毒則天朝徙曹王於黔中祐嚇云則天賜自盡祐親奉進止更無別勅王怖而縊死後祐於平閣上臥婢妾十餘人同宿夜不覺刺客截祐首去後曹王破家簿錄事得祐頭漆之題謝祐字以爲穢器方知王子令刺客殺之

周默啜賊之陷恒定州和親使楊齊莊教授三品入匈奴遂沒賊將至趙州襄公段瓌同沒喚莊共出走莊懼不敢發瓌遂先歸則天賞之復舊任齊莊尋至敕付河內王懿宗鞫問莊曰昔有人相莊位至三品有刀箭厄莊走出被赶斫射不死走得脫來願王哀之懿宗性酷毒奏莊初懷猶豫請殺之敕依引至天津橋南於衢士鋪跛格上縛磔手足令段瓌先射三發皆不中又段瑾射之中又令諸司百官射箭如蝟毛仍氣縶縶然微動卽以刀當心直下破至陰割取心擲地仍趙趙跳數十迴懿宗忍毒如此

楊務廉孝和時造長寧安樂宅倉庫成特授將作大匠坐贓數千萬免官又上章奏聞陝州三門鑿山燒

石巖側施棧道牽船河流湍急所顧夫並未與價直苟牽繩一斷棧梁一絕則撲殺數十人取顧夫錢羅米充數即注夫逃走下本貫禁父母兄弟妻子牽船皆令繫二鈲於胸背落棧着石百無一存滿路悲號聲動山谷皆稱楊務廉人妖也天生此妖以破殘百姓

監察御史李全交素以羅織酷虐爲業臺中號爲人頭羅剎殿中王旭號爲鬼面夜叉訊囚引枷柄向前名爲驢駒拔橛枷頭着樹名曰犢子縣車兩手捧枷累磚於上號爲仙人獻果立高木之上枷柄向後拗之名玉女登梯考柳州典廖福司門令史張性並求神狐魅皆遣喚鴉作鳳證蛇成龍也

陳懷卿嶺南人也養鴨百餘頭後於鴨欄中除糞糞中有光燄燄然以盆水沙汰之得金十兩乃覘所食處於舍後山足下因鑿有數金銷得數十斤時人莫知卿遂巨富仕至梧州刺史

周長安年初前遂州長江縣丞夏文榮時人以爲判冥事張鷟時爲御史出爲處州司倉替歸往問焉榮以杖畫地作柳字曰君當爲此州至後半年除柳州司後改德州平昌令榮刻時日晷漏無差又蘇州嘉興令楊廷玉則天之表姪也貪狠無厭著詞曰迴波爾時廷玉打獠取錢未足何姑恣見作天子傍人不得椓觸着攝御史康晉推奏斷死時母在都見夏文榮索一千張白紙一千張黃紙一爲這逐後十日來母如其言榮曰且免死矣後十日內有進止果六日有敕楊廷玉改盡老母殘年又天官令史柳無忌造榮榮書衞漢柳氏曰衞多不成漢柳二州交加不定後果唱衞州錄事關重卽唱漢州錄事時鸞臺鳳閣令史進狀訴天官注擬不平則天責侍郎崔玄暐玄暐奏臣注官極平則天曰若爾吏

部令史官共鸞臺鳳閣交換。遂以無忌爲柳州平陽主簿。鸞臺令史爲漢州錄事焉。

周司禮卿張希望移舊居改造。見鬼人馮毅見之曰。堂新堂下有一伏屍。晉朝三品將軍極怒。公可避之。望笑曰。吾少長已來。未曾知此事。父母多言。後月餘日。毅入見鬼持弓矢隨希望後。遛登階。鬼引弓射中膊脾間。望覺此自痛。以手撫之。其日卒。

周左司郎中鄭從簡所居廳事常不佳。令巫者觀之。果有伏屍姓宗妻姓寇。在廳基之下。使問之曰。君坐我門上。我出入常值君。君自不好。非我之爲也。掘之三丈。果得舊骸。有銘如其言。移出改葬。於是遂絕。

周地官郎中房穎叔除天官侍郎。明日欲上。其夜有廚子王老夜半起。忽聞外有人喚云。王老不須起。房侍郎不上。後三日。李侍郎上。王老卻臥至曉。房果病起。數日而卒。所司奏狀下。即除李迥秀爲侍郎。其日謝即上。王老以其言問諸人。皆云不知。方悟是神明所告也。

北齊稠禪師鄴人也。幼落髮爲沙彌。時輩甚衆。每休暇。常角力騰趠爲戲。而禪師以劣弱見凌。紿侮毆擊者相繼。禪師羞之。乃入殿中。閉戶抱金剛足而誓曰。我以羸弱爲等類輕侮。爲辱已甚。不如死也。汝以力聞。當佑我。我捧汝足七日。不與我力。必死於此。無還志。約既畢。因至心祈之。初一兩夕。恆爾念益固。至六日將曙。金剛形見。手執大鉢。滿中盛筋。謂稠曰。小子欲力乎。曰欲。念至乎。曰至。能食筋乎。曰不能。神曰何故。稠曰出家人斷肉。故神因操鉢舉匕以筋食之。禪師未敢食。乃怖以金剛杵。稠懼遂食。斯須食畢。神曰汝已多力。然善持教勉旃。神去。且曉。乃還所居。諸同列問曰。豎子頃何至。稠不答。須臾於堂

中會食食畢諸同列又戲毆禪師曰吾有力恐不堪於汝同列試引其臂筋骨強勁殆非人也方驚疑禪師曰吾爲汝試之因入殿中橫塌壁行自西自東凡數百步又躍首至於梁數四乃引重千鈞其拳捷驍武勁先輕侮者俯伏流汗莫敢仰視禪師後證果居於林慮山入山數十里精廬殿堂窮極壯大諸僧從而禪者常數千人齊文宣帝怒其聚衆因領驍騎數萬射自往討將加白刃焉禪師是日領僧徒谷口迎候文宣問曰師何遽此來稠曰陛下將殺貧僧恐山中血汚伽藍故此谷口受戮文宣大驚降駕禮謁請許其悔過禪師亦無言文宣命設饌施畢請曰聞師金剛處祈得力今欲見師効少力可乎稠曰昔力者人力耳今爲陛下見神力欲見之乎文宣曰請與同行寓目先是禪師造寺諸方施木數千根臥在谷口禪師呪之諸木起立空中自相搏擊聲若雷霆鬥觸摧折繽紛如雨文宣大懼從官散走文宣叩頭請止之因敕禪師度人造寺無得禁止後於幷州營幢子未成遘病臨終歎曰夫生死者人之大分如來尚所未免但功德未成以此爲恨耳死後願爲大力長者繼成此功言終而化至後三十年隋帝過幷州見此寺心中渙然記憶有似舊脩行處頂禮恭敬無所不爲處分幷州大興營葺其寺遂成時人謂帝大力長者云

眞臘國在驩州南五百里其俗有客設檳榔龍腦香蛤屑等以爲賞宴其酒比之淫穢私房與妻共飲對尊者避之又行房不欲令人見此俗與中國同國人不着衣服見衣服者共笑之俗無鹽鐵以竹弩射重鳥

五溪蠻父母死。於村外閣其屍。三年而葬。打鼓路歌。親屬飲宴。舞戲一月餘日。盡產爲棺。餘臨江高山半肋鑿龕以葬之。自山上懸索下柩。彌高者以爲至孝。卽終身不復祀祭。初遭喪三年不食鹽。嶺南獠民好爲蜜蜩。卽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飼之以蜜。釘之筵上。嘬嘬而行。以筋挾取啖之。唧唧作聲。故曰蜜蜩。

梁有磕頭師者。極精進。梁武帝甚敬信之。後敕使喚磕頭師。帝亦與人棊。欲殺一段。應聲曰殺卻。使遽出而斬之。帝棊罷。曰喚師。使答曰向者陛下令人殺卻。臣已殺訖。帝歎曰師臨死之時有何言。使曰師云貧道無罪。前劫爲沙彌時。以鍫剗地。誤斷一曲蟮。帝時爲蟮。今此報也。帝流淚悔恨。亦無及焉。

建呂王武攸甯別置勾使法外枉徵財物。百姓破家者十而九。告冤於天。吁嗟滿路。爲大庫長百步二百餘間。所徵獲者。貯在其中。天火燒之。一時蕩盡。衆口所呪。攸寧尋患足腫。粗於瘡。其酸楚不可忍。數月而終。

乾封年中。京西明寺僧曇暢將一奴二騾向歧州稜法師處聽講。道逢一道人。着衲帽。弊衣。摺數珠。自云賢者。五戒講夜至馬嵬店宿。五戒禮佛誦經。半夜不欲。暢以爲精進一練。至四更。卽共同發。去店十餘里。忽袖中出兩刃刀矛。並刺殺暢。其奴下馬入草走。其五戒騎騾騙馱卽去。主人未曉。夢暢告云。昨夜五戒殺貧道。須臾奴走到。告之如夢。時同宿三衞子。被持弓箭。乘馬趕四十餘里。以弓箭擬之。卽下騾乞死。縛送縣決殺之。

後魏末嵩陽杜昌妻柳氏甚妬有婢金荊昌沐令理髮柳氏截其雙指無何柳被狐刺螫指雙落又有一婢名玉蓮能唱歌昌愛而歎其善柳氏乃截其舌後柳氏舌瘡爛事急就稠禪師懺悔禪師已先知謂柳氏曰夫人爲妬前截婢指已失指又截婢舌今又合斷舌悔過至心乃可以免柳氏頂禮求哀經七日禪師令大張口呪之有二蛇從口出一尺以上急呪之遂落地舌亦平復自是不復妬矣

貞觀中濮陽范略妻任氏略先幸一婢任以刀截其耳鼻略不能制有頃任有娠誕一女無耳鼻女年漸大其婢仍在女問具說所由女悲泣以恨其母母深有愧色悔之無及

廣州化蒙縣丞胡亮從都督周仁軌討獠得一首領妾幸之至縣亮向府不在妻賀氏乃燒釘烙其雙目妾遂自縊死後賀氏有娠產一蛇兩目無精以問禪師師曰夫人曾燒鐵烙一女婦眼以夫人性毒故爲蛇報此是被烙女婦也夫人好養此蛇可以免難不然禍及身矣賀氏養蛇一二年漸大不見物惟在衣被中亮不知也撥被見蛇大驚以刀斫殺之賀氏兩目俱枯不復見物悔而無及焉

梁仁裕爲驍衞將軍先幸一婢妻李氏甚妬而虐縛婢擊其腦婢號呼曰在下卑賤勢不自由娘子鎖項苦毒何甚婢死後月餘李氏病常見婢來喚李氏頭上生四處癰疽腦潰晝夜鳴叫苦痛不勝數月而卒

荊州枝江縣主簿夏榮判冥司縣丞張景先寵其婢厥妻楊氏妬之景出使不在妻殺婢投之於廁景至紿之曰婢逃矣景以妻酷虐不問也婢訟之於榮榮追對之問景曰公夫人病困說形狀景疑其有私

也。怒之。榮曰。公夫人枉殺婢投於厠。今見推勘。公誠問之。景悟。問其婦。婦病甚。具首其事。榮令廁內取其骸骨。香湯浴之。厚加殯葬。婢不肯放。月餘而卒。

左僕射韋安石女適太府主簿李訓。訓未婚以前。有一妾。成親之後。遂嫁之。已易兩主。女患傳屍瘦病。恐妾厭禱之。安石令河南令秦守一捉來。榜掠楚苦。竟以自誣。前後決三百以上。投井而死。不出三日。其女遂亡。時人咸以爲冤魂之所致也。安石坐貶蒲州。太極元年八月卒。

王弘冀州衡水人。少無賴。告密羅織。善人。曾遊河北。趙具見老人。每年作邑齊。遂告二百人。授遊擊將軍。俄除侍御史。時有告勝州都督王安仁者。密差弘往推索。大枷夾頸。安仁不承伏。遂於枷上斫安仁死。便卽脫之。其男從軍亦擒而斬之。至汾州。與司馬毛公對食。須臾喝下斬取首級。百姓震悚。後坐誣枉流雷州。將少姬花嚴素所寵也。弘於舟中僞作敕追花嚴諫曰。事勢如此。何忍更爲不軌乎。弘怒曰。此老嫗欲敗吾事。縛其手足投之於江。船人救得之。弘又鞭二百而死。埋於江上。俄而僞敕發。御史胡元禮推之。鋼身領迴至花嚴死處。忽云花嚴來喚對事。左右皆不見。唯弘稱叩頭死罪。如受枷棒之聲。夜半而卒。

餘杭人陸彥。夏月死十餘日。見王云。命未盡放歸。左右曰。宅舍亡壞不堪。時滄州人李談新來。其人合死。王曰。取談宅舍與之。彥遂入談柩中而蘇。遂作吳語。不識妻子。具說其事。遂向餘杭訪得其家。妻子不認。具陳由來。乃信之。

天后中。涪州武龍界多虎暴。有一獸似虎而絕大。日正中逐一虎直入人家。噬殺之。亦不食其肉。自是縣界不復有虎矣。錄奏檢瑞圖乃貙耳。不食生物。有虎暴則殺之。

天后中。成王千里將一虎子來宮中養。損一宮人。遂令生餓數日而死。天后令葬之。其上起塔。設千人供勒碑。號爲虎塔。至今猶在。

傅黃中爲越州諸暨縣令。有部人飲大醉。夜中山行。臨崖而睡。忽有虎臨其上而嗅之。虎鬚入醉人鼻中。遂噴嚏聲震。虎遂驚躍。便卽落崖。腰胯不遂。爲人所得。

陽城居夏縣。拜諫議大夫。鄭鋼一本作鋼居閿鄉。拜拾遺。李周南居曲江。拜校書郎。時人以爲轉遠轉高。轉近轉卑。

袁守一性行淺促。時人號爲料斛鳧翁雞。任萬年尉。雍州長史竇懷貞每欲鞭之。乃於書中令宗楚客門餉生菜除監察。懷貞未知也。貞高揖曰。駕欲出公作如此檢校。守一卽彈之。月餘。貞除左臺御史大夫。守一請假不改出乞解。貞呼而慰之。守一兢惕不已。楚客知之。爲除右臺侍御史於朝堂。抗衡於貞曰。與公羅師羅師者。市郭兒語無交涉也。無何楚客以反誅。守一以其黨配流端州。

黃門侍郎崔泰之。哭特進李嶠詩曰。臺閣神仙地。衣冠君子鄉。昨朝猶對坐。今日忽云亡。魂隨司命鬼。魄逐閻羅王。此時罷懽笑。無復向朝堂。

尙書右丞陸餘慶轉洛州長史。其子嘲之曰。陸餘慶筆頭無力。背頭硬。一朝受詞詔。十日判不竟。送案裨

卜餘慶得而讀之曰必是那狗遂鞭之

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突厥圍城數十重不敢詣廳文符須徵發者於小窗接入鎖州宅門及賊登壘乃入匱中藏令奴曰牢掌鑰匙賊來索愼勿與昔有愚人入京選皮袋被賊盜去其人曰賊偷我袋將終不得我物用或問其故答曰鑰匙尚在我衣帶上彼將何物開之此孫彥高之流也

姜師度好奇詭爲滄州刺史兼按察造搶車運粮開河築堰州縣鼎沸於魯城界內種稻置屯穗蟹食盡又差夫打蟹苦之歌曰鹵地抑種稻一槩被水沫年年索蟹夫百姓不可活又爲陝州刺史以永豐倉米運將別徵三錢計以爲費一夕忽云得計立注樓從倉建槽直至於河長數千丈而令放米其不快處具大把推之米皆損耗多爲粉末兼風激揚凡一函失米百石而動卽千萬數遣典庾者償之家產皆竭復遣輸戶自量至有償數十斛者甚害人方停之

岐王府參軍石惠恭與監察御史李全交詩曰御史非長任參軍不久居待君遷轉後此職還到余因競放牒往來全交爲之判十餘紙以報乃假手於拾遺張九齡

御史中丞李謹度米璟引致之遭母喪不肯舉發哀訃到皆匿之官寮苦其無用今本貫瀛州申謹度母死尚書省牒御史臺然後哭其庸猥皆此類也

王怡爲中丞憲臺之穢姜晦爲掌選侍郎吏部之穢崔泰之爲黃門侍郎門下之穢號爲京師三穢

陽滔爲中書舍人時促命制敕令史持庫鑰他適無舊本檢尋乃鑱窗取得之時人號爲鑱窗舍人

國子進士一作祭酒辛弘智詩云君爲河邊草逢春心剩生妾如堂上鏡得照始分明同房學士常定忠爲改始字爲轉字遂爭此詩皆云我作乃下牒見博士羅爲宗判云昔五字定表以理切稱奇一言競取詩詞多爲主詩歸弘智轉還定忠以狀牒知任爲公之驗

杭州參軍獨孤守忠領租船赴都夜半急追集船人更無他語乃曰逆風必不得張帆衆大哂焉

王熊爲澤州都督府法曹斷掠糧賊惟各決杖一百通判熊曰總掠幾人法曹曰掠七人熊曰掠七人合決七百法曹曲斷府司科罪時人哂之前尹正義爲都督公平後熊來替百姓歌曰前得尹佛子後得王癩獼判事驢咬瓜喚人牛嚼沫見錢滿面喜無錢從頭喝嘗逢餓夜乂百姓不可活

冀州參軍麴崇裕送司功入京詩云崇裕有幸會得遇明流行司士向京去曠野哭聲哀司功曰大才士先生其誰曰吳兒博士教此聲韻司功曰師明弟子哲

滑州靈昌尉梁士會官科烏翎里正不送舉牒判曰官喚烏翎何物里正不送烏翎佐使曰公大好判烏翎太多會索筆曰官喚烏翎何物里正不送烏翎有識之士聞而笑之

朝野僉載卷之三

則天朝太僕卿來俊臣之強盛朝官側目上林令侯敏偏事之其妻董氏諫止之曰俊臣國賊也勢不久一朝事敗黨附先遭君可敬而遠之敏稍引退俊臣怒出爲涪州武龍令敏欲棄官歸董氏曰速去莫求住遂行至州投刺參州將錯題一張紙州將展看尾後有字大怒曰脩名不了何以爲縣令不放上敏憂悶無已董氏曰且住莫求去停五十日忠州賊破武龍殺舊縣令掠家口並盡敏以不計上獲全後俊臣誅逐其黨流嶺南敏又獲免

唐冀州長史吉懋欲爲男頊娶南宮縣丞崔敬女敬不許因有故脇以求親敬懼而許之擇日下函並花車卒至門者敬妻鄭氏初不知抱女大哭曰我家門戶低不曾有吉郎女堅臥不起其小女白其母曰父有急難殺身救解設令爲婢尚不合辭姓望之門何足爲恥姊若不可兒自當之遂登車而去頊遷平章事賢妻達節談者榮之頊坐與河內王武懿宗爭競出爲溫州司馬而卒

監察御史李畬母清素貞潔畬請祿米送至宅母遣量之賸三石問其故令史曰御史例不槩賸又問車脚幾錢又曰御史例不還脚錢母怒令還所賸米及脚錢以責畬畬乃追倉官科罪諸御史皆有慙色

文昌左丞盧獻女第二先適鄭氏其夫早亡誓不再醮姿容端秀言辭甚高姊夫羽林將軍李思沖姊亡之後奏請續親許之兄弟並不敢白思沖擇日備禮贊幣甚盛執贄就宅盧氏拒關抗聲詈曰老奴我

非汝匹也。乃踰垣至所親家截髮。思冲奏之敕不奪其志。後爲尼。甚精進。

滄州弓高鄧廉妻李氏女。嫁未周年而廉卒。李年十八。守志設靈。凡每日三上食。臨哭布衣蔬食。六七年。忽夜夢一男子容止甚都。欲求李氏爲偶。李氏睡中不許之。自後每夜夢見。李氏竟不受以爲精魅。書符呪禁。終莫能絕。李氏嘆曰。吾誓不移節而爲此所撓。蓋吾容貌未衰故也。乃拔刀截髮。麻衣不濯。蓬髻不理。垢面灰身。其鬼又謝李氏曰。夫人竹栢之操。不可奪也。自是不復夢見。郡守旌其門閭。至今尙有節婦里。

楊盈州姪女曰容華。幼善屬文。嘗爲新粧詩。好事者多傳之。詩曰。宿鳥驚眠罷。房櫳乘曉開。鳳釵金作縷。鸞鏡玉爲臺。粧似臨池出。人疑向月來。自憐終不見。欲去復徘徊。

初兵部尙書任環。敕賜宮女二人。皆國色。妻妒。爛二女頭髮禿盡。太宗聞之。令上官齎金壺瓶酒賜之云。飮之立死。環三品。合置姬媵。爾後不妬不須飮。若妬卽飮之。柳氏拜敕訖。曰妾與環結髮夫妻。俱出微賤。更相輔翼。遂致榮官。環今多內嬖。誠不如死。飮盡而臥。然實非酖也。至半夜睡醒。帝謂環曰。其性如此。朕亦當畏之。因詔二女別宅安置。

隋開皇中。京兆韋衮有奴曰桃符。每征討將行。有膽力。衮至左衞中郎。以桃符久從驅使。乃放從良。桃符家有黃牸。宰而獻之。因問衮乞姓。衮曰。止從我姓爲韋氏。符叩頭曰。不敢與郎君同姓。衮曰。汝但從之。此有深意。故至今爲黃犢子韋卽韋庶人。其後也不許異姓者。蓋慮年代深遠。子孫或與韋氏通婚。此

其意也。

則天后嘗夢一鸚鵡。羽毛甚偉。兩翅俱折。以問宰臣。狄公默然。內史狄仁傑曰。鵡者陛下姓也。兩翅折。陛下二子廬陵相王也。陛下起此二子。兩翅全也。武承嗣武三思連項皆赤。後契丹圍幽州檄朝廷曰。還我廬陵相王來。則天乃憶狄公之言。曰卿曾爲我占夢。今乃應矣。朕欲立太子。何者爲得。仁傑曰。陛下有賢子。外有賢姪。取舍詳擇。斷在聖衷。則天曰。我自有聖子。承嗣三思是何狡癬。承嗣等懼。掩耳而走。卽降敕追廬陵立爲太子。充元帥。初募兵無有應者。聞太子行。北印山頭皆兵滿。無容人處。賊自退散。

薛季昶爲荊州長史。夢猫兒伏臥於堂限上。頭向外。以問占者張猷。猷曰。猫兒者爪牙伏門限者閫外之事。君必知軍馬之要。未旬日。除桂州都督嶺南招討使。

給事中陳安平子年滿赴選。與鄉人李仙藥臥。夜夢十一月養蠶。仙藥占曰。十一月養蠶。冬絲也。君必選東司。數日果送吏部。

饒陽李瞿雲勳官方滿選。夜夢一母猪極大。李仙藥占曰。母猪牠主也。君必得屯主。數日果如其言。

張鷟曾夢一大鳥。紫色。五彩成文。飛下至庭前不去。以告祖父。曰。此吉祥也。昔蔡衡云。鳳之類有五。其色赤者文章鳳也。青者鸞也。黃者鵷雛也。白者鴻鵠也。紫者鸑鷟也。此鳥爲鳳皇之佐。汝當爲帝輔也。遂以爲名字焉。鷟初舉進士。至懷州。夢處雲覆其身。其年對策考功員外甯昧道以爲天下第一。又初爲岐王屬。夜夢着緋乘驢。睡中自怪。我綠衣當乘馬。何爲衣緋却乘驢。其年應舉及第。授鴻臚丞。未經考

而授五品此其應也

河東裴元質初舉進士明朝唱策夜夢一狗從竇出挽弓射之其箭遂擊以爲不祥問曹良史曰吾往唱策之夜亦爲此夢夢神爲吾解之曰狗者第字頭也弓第字身也箭者第豎也有擊爲第也尋而唱第果如夢焉

右丞盧藏用中書令崔湜太平黨被流嶺南至荆州湜夜夢講坐下聽法而照鏡問善占夢張猷謂盧右丞曰崔令公大惡夢坐下聽講法從上來也鏡字金傍竟也其竟於今日乎尋有御史陸遺勉齎敕令湜自盡

洛州杜玄有牛一頭玄甚憐之夜夢見其牛有兩尾以問占者李仙藥曰牛字有兩尾失字也經數日果失之

載初年中來俊臣羅織告故庶人賢二子夜遣巫祈禱星月呪咀不道栲楚酸痛奴婢妄證二子自誣並鞭殺之朝野傷痛浮休子張鷟曰下里庸人多信厭禱小兒婦女甚重符書蘊慝崇姦搆虛實士用血誠伊戾之故爲握地埋桐乃江充之擅造也

韋庶人之全盛日好厭禱并將昏鏡以照人令其速亂與崇仁坊邢俗師婆阿來專行厭魅平王誅之後往往於壈上握得巫蠱皆逆韋之輩爲之也

韋庶人葬其父韋貞號鄧王葬畢宮人路見鬼師雍文智詐宣鄧王教曰常作宮人甚大艱苦宜與賞着

綠者與緋章庶人悲慟欲依鬼教與之未處分間有告文智詐受賂賄驗遂斬之

中宗之時有見鬼師彭君卿被御史所辱他日對百官總集詐宣孝和敕曰御史不檢校去却巾帶卽去之曰有敕與一頓杖大使曰御史不奉正敕不合決杖君卿曰若不合有敕且放却御史裹頭仍舞蹈拜謝而去觀者駭之

浮休子張鷟爲德州平昌令大旱郡符下令以師婆師僧祈之二十餘日無効浮休子乃推士龍倒其夜雨足江淮南好鬼多邪俗病卽祀之無醫人浮休子曾於江南洪州停數日遂聞土人何婆善琵琶卜與同行人郭司法質焉其何婆士女塡門餉遺滿道顏色充悅心氣殊高郭再拜下錢問其品秩何婆乃調絃柱和聲氣曰箇丈夫富貴今年得一品明年得二品後年得三品更後年得四品郭曰阿婆錯品少者官高品多者官小何婆曰今年減一品明年減二品後年減三品更後年減四品更得五六年總沒品郭大罵而起

崇仁方阿來婆彈琵琶卜朱紫塡門浮休子張鷟曾往觀之見一將軍紫袍玉帶甚偉下一疋細綾請一局卜來婆鳴絃柱燒香合眼而唱東告東方朔西告西方朔南告南方朔北告北方朔上告上方朔下告下方朔將軍頂禮旣告請甚多必望細看以決疑惑遂卽隨意支配

咸亨中趙州祖珍儉有妖術懸水瓮於梁上以刀斫之繩斷而瓮不落又於空房內密閉門置一瓮水橫刀其上人良久入看見檢支解五段水瓮皆是血人去之後平復如初冬月極寒石臼水凍呪之拔出

賣卜於信都市。日取百錢。蓋君平之法也。後被人糺告。引向市斬之。顏色自若。了無懼命。紙筆作詞。精神不撓。

陵空觀。棄道士呪。刀盡力斬病人肚。橫桃柳於腹上。桃柳斷而內不傷。後將雙刀斫一女子。應手兩斷。血流遍地。家人大哭。道士取續之。噴水而呪。須臾平復如故。

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祆神廟。每歲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酹神之後。募一胡爲祆主。看者施錢。並與之。其祆主取一橫刀。利同霜雪。吹毛不過。以刀刺腹。刃出於背。仍亂擾腸肚流血。食頃。噴水呪之。平復如故。此蓋西域之幻法也。

凉州祆神祠。至祈禱日。祆主以鐵釘從額上釘之。直洞腋下。卽出門。身輕若飛。須臾數百里。至西祆神前舞一曲。卽卻至舊祆所。乃拔釘。無所損。臥十餘日。平復如故。莫知其所以然也。

明崇儼有術法。大帝試之。爲地窖。遣妓奏樂。引儼至。謂曰。此地常聞絃管。是何祥也。卿能止之乎。儼曰諾。遂書二桃符於其上釘之。其聲寂然。上笑喚妓人問云。見二龍頭張口向上。遂怖懼。不敢奏樂也。上大悅。

羅縣令劉靜妻患疾。正諫議大夫明崇儼診之曰。須得生龍肝食之。必愈。靜以爲不可得。儼乃畫符乘風放之上天。須臾有龍下入瓮水中。剔取食之而差。大帝盛夏須雪。及枇杷龍眼。儼坐頃間往陰山取雪。嶺南取果子並到。食之無別。時四月瓜未熟。上思之。儼索百錢將去。須臾得一大瓜。云緱氏老人園內

得之。上追老人至問之。云土埋一瓜。擬進適質。唯得百錢耳。儼獨坐堂中。夜被刺死。刀子仍在心上。敕求賊甚急。竟無踪緒。或以爲儼役鬼勞苦。被鬼殺之。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信哉。

則天朝有鼎師者。瀛州博野人。有奇行。太平公主進。則天試之。以銀盒盛酒三斗。一舉而飲盡。又曰。臣能食醬。卽令以銀缸盛醬一斗。鼎師以匙抄之。須臾卽竭。則天欲與官。鼎曰。情願出家。卽與剃頭。後則天之復辟也。鼎曰。如來螺髻。菩薩寶首。若能修道。何必剃除。遂長髮。使張濟決一百。不廢行動。亦無瘡疾。時人莫測。

大足中。李慈德有祆妄人。李慈德自云能行符書厭。則天於內安置。布豆成兵馬。畫地爲江河。與給使相知。削竹爲槍。纏被爲甲。三更於內反宮人擾亂。相殺者十二三。羽林將軍楊玄基聞內裏聲叫。領兵斬關而入。殺慈德閹豎數十人。惜哉慈德以厭爲客。以厭而喪。

孝和帝令內道場僧與道士各述所能。久而不決。玄都觀葉法善取胡桃二升。幷殼食之。並盡。僧仍不伏。法善燒一鐵鉢。赫赤。兩合欲合。老僧頭上。僧唱賊。袈裟掩頭而走。孝和撫掌大笑。

道士羅公遠。幼時不慧。入梁山數年。忽有異見。言事皆中。敕追入京。先天中。皇太子設齋。遠從太子乞金銀器物。太子靳固不與。遠曰。少時自取。太子自封署房門。須臾開視。器物一無所見。東房先封閉。往視之。器物並在其中。又借太子所乘馬。太子怒不與。遠曰。已取得來。見於後園中。放在。太子急往櫪上檢看。馬在如故。侍御史袁守一將食器數枚。就羅公遠看年命。奴擎衣襆在門外。不覺。須臾在遠公衣箱

中諸人大驚莫知其然。

歐陽通詢之子善書瘦怯於父常自矜能書必以象牙犀角爲筆管狸毛爲心覆以秋兔毫松烟爲墨末以麝香紙必須堅薄白滑者乃書之蓋自重其書薛純陀亦効歐陽草傷於肥鈍亦通之亞也

孟知儉幷州人少時病忽亡見衙府如平生時不知其死逢故人爲吏謂曰因何得來具報之乃知是冥途吏爲檢尋曰君平生無修福處何以得還儉曰一生誦多心經及高王經雖不記數亦三四萬遍重檢獲之遂還吏問欲知官乎曰甚要遂以簿示之云孟知儉合運出身爲曹州參軍轉鄧州司倉即掩卻不許看遂至荒榛入一黑坑遂活不知運是何事尋有敕募運糧因放選授曹州參軍乃悟曰此州吾不見小書耳滿授鄧州司倉去任又選唱晉州判司未過而卒

貞觀年中頓丘縣有一賢者於黃河渚上拾菜得一樹栽子大如指持歸蒔之三年乃結子五顆味狀如柰又似林檎多汁異常酸美送縣縣上州以其味奇乃進之賜綾一十疋後樹長成漸至三百顆每年進之號曰朱柰至今存德貝博等州取其枝接所在豐足人以爲從西域來礙渚而往矣

西晉末有旌陽縣令許遜者得道於豫章西山江中有蛟爲患旌陽沒水劍斬之後不知所在頃漁人網得一石甚鳴擊之聲聞數十里唐朝趙王爲洪州刺史破之得劍一雙視其銘一有許旌陽字一有萬仞字遂有萬仞師出焉

上元年中令九品已上佩刀礪等袋彩帨爲魚形結帛作之取魚之象強之兆也至天后朝乃絕景雲之

後又復前結白魚爲餅。

中宗令楊州造方丈鏡。鑄銅爲桂樹。金花銀葉。帝每騎馬自照。人馬並在鏡中。專知官高郵縣令幼臨也。

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五十六夜。於京師安福門外作燈輪。高二十丈。衣以錦綺。飾以金玉。燃五萬盞燈。簇之如花樹。宮女千數。衣羅綺曳錦繡。耀珠翠。施香粉。一花冠一巾帔。皆萬錢。裝束一妓女。皆至三百貫。妙簡長安萬年少女婦千餘人。衣服花釵媚子亦稱是。於燈輪下踏歌三日夜。歡樂之極。未始有之。

張易之爲母阿臧造七寶帳。金銀珠玉寶貝之類。罔不畢萃。曠古以來。未曾聞見。鋪象牙床。織犀角簟。鼉貂之褥。蛩蠶之褥。汾晉之龍鬚。河中之鳳翮以爲席。鳳閣侍郎李迥秀通逼之也同飲。以鴛盞一雙。取其常相逐。迥秀畏其盛。嫌其老。乃荒飲無度。昏醉是常。頻喚不覺。出爲衡州刺史。易之敗。阿臧入官。迥秀被坐降爲衡州刺史。

宗楚客造一宅新成。皆是文柏爲梁。沉香和紅粉以泥壁。開門則香氣蓬勃。磨文石爲階砌及地。着告莫轔者行則仰仆。楚客被建昌王推得賍萬餘貫。兄弟配流。太平公主就其宅看。嘆曰。看他行坐處。我等虛生浪死。一年追入爲鳳閣侍郎。景龍中爲中書令。韋氏之敗斬之。

洛州昭成佛寺有安樂公主造百寶香爐。高三尺。開四門。絳橋勾欄。花草飛禽走獸。諸天妓樂。麒麟鸞鳳。白鶴飛仙。絲來線去。鬼出神入。隱居鏤鏤。窈窕便娟。眞珠瑪瑙。瑠璃琥珀。玻瓈珊瑚。琲瑵琬琰。一切寶貝。用錢三萬。府庫之物。盡於是矣。

隋煬帝巡狩北邊。作大行殿七寶帳。容數百人。飾以珍寶。光輝洞徹。引匈奴啓民可汗宴會其中。可汗恍然疑非人世之有。識者云。大行殿者。示不祥也。亦是王莽輕車之比天心。其關人事也歟。

安樂公主改爲悖逆。庶人奪百姓莊園。造定昆池四十九里。直抵南山。擬昆明池。累石爲山。以象華岳。引水爲澗。以象天津。飛閣步簷。敍橋磴道。衣以錦繡。畫以丹青。飾以金銀。瑩以珠玉。又爲九曲流盃池。作石蓮花臺。泉於臺中浦出。窮天下之壯麗。悖逆之敗。配入司農。每日士女遊觀。車馬填噎。奉敕輒到者。官人解見任。凡人決一頓乃止。

安樂公主造百鳥毛裙。以後百官百姓家效之。山林奇禽異獸。搜山滿谷。掃地無遺。至于網羅殺獲無數。

開元中。禁寶器于殿前。禁人服珠玉金銀羅綺之物。於是採捕乃止。

高宗時。有劉龍子妖言惑衆。作一金龍頭藏袖中。以羊腸盛蜜水繞繫之。每相聚出龍頭。言聖龍吐水飲之。百病皆差。遂轉羊腸水於龍口中。出與人飲之。皆罔云病愈。施捨無數。遂起逆謀。事發逃走。捕訪久之。擒獲斬之于市。幷其黨十餘人。

東海孝子郭純喪母。每哭則羣烏大集。使驗有實。旌表門閭。後訪乃是孝子。每哭卽散餅食於地。羣烏爭來食之。後如此烏聞哭聲以爲度。莫不競湊。非有靈也。

河東孝子王燧家。猫犬互乳其子。州縣上言。遂蒙旌表。乃是猫犬同時產子。取猫兒置狗窠中。狗子置猫窠內。慣食其乳。遂以爲常。殆不可以異論也。自連理木合歡瓜。麥分岐禾同穗。觸類而長。寔繁有徒。並

是人作。不足怪也。

同泰於洛水得白石紫文。云聖母臨水。永昌帝業進之。授五品果毅。置永昌縣。乃是白石鑿作字。以紫石末和藥嵌之。後幷州汶水縣於谷中得一石。還如此有武興字。改汶水爲武興縣。自是往往作之。後知其僞。不復採用。乃止。

襄州胡延慶得一龜。以丹漆書其腹曰。天子萬萬年。以進之。鳳閣侍郎李昭德以刀刮之。並盡。奏請付法。則天曰。此非惡心也。捨而勿問。

則天好禎祥。拾遺朱前疑說夢云。則天髮白更黑。齒落更生。即授都官郎中。司刑事囚三百餘人。秋分後無計可作。乃於圜獄外羅墻角邊作聖人跡。長五尺。至夜半。三百人一時大叫。內使推問。云昨夜有聖人見。身長三丈。而作金色。云汝等並冤枉。不須怕懼。天子萬年。即有恩赦放汝。把火照之。見有巨跡。即大赦天下。改爲大足元年。

白鐵余者。延州羌胡也。左道惑衆。先於深山中埋一金銅像於栢樹之下。經數年。草生其上。紿鄉人曰。吾昨夜山下過。每見佛光。大設齋。卜吉日以出聖佛。及期。集數百人。命於非所藏處斲不得。乃勸曰。諸公不至誠布施。佛不可見。由是男女爭布施者百餘萬。更於埋處斲之。得金銅像。鄉人以聖遠近傳之。莫見能。乃宣言曰。見聖佛者百病即愈。左側數百里。老小士女皆就之。乃以緋紫紅黃綾爲袋。數十重盛像。人聚觀者去一重。一迴布施。收千端。乃見像。如此矯僞。一二年。鄉人歸伏。遂作亂。自號光王。署置官

職殺長吏數年爲患命將軍程務挺斬之
中郎李慶遠狡詐傾險初事皇太子頗得出入暫令出外即恃威權宰相以下咸謂之要人宰執方食即來諸人命坐常遣一人門外急喚云殿下須使令吐飯而去諸司皆如此請謁囑事賣官鬻獄所求必遂東宮後稍稍疎之仍潛入伏內食侍官飯晚出外腹痛猶詐云太子賜予食瓜太多須臾霍出衞士所食米飯黃臭並蠶菜狼藉凡是小人得寵多爲此狀也
春官尚書閻知微和默啜司賓丞田歸道副焉至牙帳下知微舞蹈宛轉抱默啜韈而鼻臭之田歸道長揖不拜默啜大怒倒懸之經一宿明日將殺元珍諫大國和親使若殺之不祥乃放之後與知微爭于殿庭言默啜必不和知微堅執以爲和默啜果反陷趙定天后乃誅知微九族拜歸道夏官侍郎
張利涉性多忘解褐懷州參軍每聚會被召必於笏上記之時河內令耿仁惠邀之怪其不至親就門刺請涉看笏曰公何見顧笏上無名又一時晝寢驚索入州扣刺史鄧惲門拜謝曰聞公欲賜責死罪鄧惲曰無此事涉曰司功某甲言之惲大怒乃呼州官董以甲問搆將杖之甲苦訴初無此語涉前請曰望公捨之恐涉是夢中見說耳時人是知其性理昏惑矣
五原縣令閻玄一爲人多忘嘗至州於主人舍坐州佐史前過以爲縣典也呼欲杖之典曰某是州佐也玄一慙謝而止須臾縣典至一疑其州佐也執手引坐典曰某是縣佐也又愧而止曾有人傳其兄書者止於階下俄而里胥白錄人到玄一索杖遂鞭送書人數下其人不知所以訊之玄一曰吾大錯顧

直典回宅取盃酒煖瘡良久典持酒至玄一既忘其取酒復忘其被杖者因便賜直典飲之

滄州南皮縣丞郭務靜初上典王慶通判稟靜曰爾何姓慶曰姓王須臾慶又來又問何姓慶又曰姓王靜怪愕良久仰看慶曰南皮佐史總姓王

定州何名遠大富主官中三驛每於驛邊起店停商專以襲胡爲業貲財巨萬家有綾機五百張遠年老惑不從戎卽家貧破及如故卽復盛

長安富民羅會以剔糞爲業里中謂之雞肆言若歸之因剔糞而有所得也會世副其業家財巨萬有士人陸竟暘會邀過所止館舍甚麗入內梳洗衫衣極鮮屏風毡褥烹宰無所不有景暘問曰主人卽如此快活何爲不罷惡事會曰吾中間停廢一二年奴婢死亡牛馬散失復業已來家圖稍遂非情願也分合如此

滕王嬰蔣王暉皆不能廉愼大帝賜諸王名五王不及二王敕曰滕叔蔣兄自解經紀不勞賜物與之以爲錢貫二王大慙朝官莫不自勵皆以取受爲贓汚有終身爲累莫敢犯者

瀛州饒陽縣令竇知範貪汚有一里正死範令門內一人爲里正造像各出錢一貫範自納之謂曰里正有過罪先須急拯範先造得一像且以與之結錢二千百□五半寸其貪皆類此範惟一男放鷹馬驚桑枝打破其腦百姓快之皆曰千金之子易一兎之命

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之初下車問里正曰雞卵一錢幾顆曰三顆彪之乃遣取十千錢買三萬顆謂里

正曰。未須要且寄母雞抱之。遂成三萬頭。雞經數月長成。令縣吏與我賣一雞三十錢。半年之間成三十萬。又問竹筍一錢幾莖。曰五莖。又取十千錢付之。買得五萬莖。謂里正曰。吾未須要筍。且向林中養之。至秋竹成一莖十錢。成五十萬。其貪鄙不道皆類此。

汴州刺史王志愔飲食精細。對賓下脫粟飯。商客有一驢。日行三百里。曾三十年不賣。市人報價云十四千。愔曰。四千金少。更增一千。又令買單絲羅。正至三千。愔問用幾兩絲。對曰。五兩。愔令豎子取五兩絲來。每兩別與十錢手功之直。

深州刺史段崇簡性貪暴。到任。令里正括客云。不得稱無。上戶每取兩人。下戶取一人。以刑脇之。人懼皆妄通。通訖。簡云。不用喚客來。但須見主人。主人到處分每客索絹一疋。約一月之內。絹三十車。罷任發至鹿城縣。有一車裝絹未滿載。欠六百疋。即喚里正令滿之。里正許無所出。遂於縣令丞尉家一倍舉送至都。拜柳州刺史。

安南都護崔玄信。命女壻裴惟岳攝受州刺史。貪暴。取金銀財物向萬貫。有首領取婦。裴郎要障車綾索一千疋。得八百疋。仍不肯放。捉新婦歸戲之。三日乃放還。首領更不復納。裴即領物至揚州。安南及問至擒之物。並納官。裴亦鎖項至安南以謝百姓。及海口會赦而免。

洛州司僉嚴昇期攝侍御史。於江南巡察。性嗜牛肉。所至州縣烹宰極多。事無大小。入金則弭。凡到處金銀爲之踊貴。故江南人謂爲金牛刺史。

張昌儀爲洛陽令。借易之權勢。屬官無不允者。風聲鼓動。有一人姓薛。賞金五十兩。遮而奉之。儀領金受其狀。至朝堂。付天官侍郎張錫。數日失狀。以問儀。儀曰。我亦不記得有姓薛者。卽與錫檢業內姓薛者六十餘人。並令與官。其蠹政也如此。

朝野僉載卷之四

隋辛亶爲吏部侍郎選人爲之牓略曰枉州抑縣屈滯鄉不申里銜恨先生問隋吏部侍郎辛亶曰當今天子聖明羣僚用命外拓四方內齊七政而子位處權衡職當水鏡居進退之首握褒貶之柄理應識是識非知滯知微使無才者泥伏有用者雲飛奈何尸祿素餐濫處上官黜陟失所選補傷殘小人在位君子駮彈莫不代子戰灼而子獨何以安辛亶曰百姓之子萬國之人不可皆識誰厚誰親爲榮賞者不可不喜被堯責者寧有不嗔得官者見喜失官者見疾細而論之非亶之失先生曰是何疾歟是何疾歟不識何不訪其名官少何不簡其精細尋狀跡足識法家細尋判驗足識文華寧不知石中出玉黃金出沙量子之才度子之智秖可投之四裔以禦魑魅恕嗟不少實傷和氣辛亶再拜而謝曰辛蒙先生見責實覺多違謹當刮肌貫骨改過懲非請先生縱亶自修舍亶之罰如更有違甘從斧鉞先生曰如子之輩車載斗量朝廷多少立須相代那得久曠天官侍子自作急去急去不得久住喚取師巫却行無處亶掩泣而言曰罪過自招自滅自消豈敢更將面目來汚聖朝先生曳杖而歌曰辛亶去吏部開賢路遇太平今年定知不可得後歲依期更入京

隋牛弘爲吏部侍郎有選人馬敞者形貌最陋弘輕之側臥食果子嘲敞曰嘗聞扶風馬謂言天上下今見扶風馬得驢亦不假敞應聲曰嘗聞隴西牛千石不用軻今見隴西牛臥地打草頭弘驚起遂與官

陳朝嘗令人聘隋不知其使機辨深淺乃密令侯白變形貌着故弊之衣爲賤人供承客謂是微賤甚輕之乃傍臥放氣與之言白心頗不平問白曰汝國馬價貴賤報云馬有數等貴賤不同若從伎倆筋腳好形容不惡堪得乘騎者直二十千已上若形容麤壯雖無伎倆堪馱物直四五千已上若彌音十浩反尾燥蹄絕無伎倆傍臥放氣一錢不直使者大驚問其姓名知是侯白方始愧謝

唐高士廉選其人齒高有選人自云解嘲謔士廉時着木履令嘲之應聲云刺鼻何曾嚏踏面不知瞋高生兩箇齒自謂得勝人士廉笑而引之

周則天朝蕃人上封事多加官賞有爲右臺御史者因則天嘗問郎中張元一曰在外有何可笑事元一曰朱前疑着綠逸仁傑着朱閻知微騎馬馬吉甫騎驢將名作姓李千里將姓作名吳栖梧左臺胡御史右臺御史胡胡御史胡元禮也御史胡蕃人爲御史者尋改他官周革命舉人貝州趙廓耿小起家監察御史時人謂之臺穢李昭德嘗之爲中霜穀束元一目爲梟坐鷹架時同州魯孔丘爲捨遺有武夫氣時人謂之外軍主帥元一目爲鶖入鳳池蘇味道才學識度物望攸歸王方慶體質鄙陋言詞魯鈍智不逾俗才不出凡俱爲鳳閣侍郎或問元一曰蘇王孰賢答曰蘇九月得霜鷹王十月被凍蠅或問其故答曰得霜鷹俊捷被凍蠅頑怯時人謂能體物也契丹賊孫萬榮之寇幽河內王武懿宗爲元帥引兵至趙州聞賊駱務整從此數千騎來王乃棄兵甲南走荊州軍資器械遺於道路聞賊已退方更向前軍迴至都置酒高會元一於御前嘲懿宗曰長弓短度箭蜀馬臨堦騙去賊七百里隈墻獨自

戰甲仗縱拋卻騎豬正南掾上曰懿宗有馬因何騎豬對曰騎豬豕走也上大笑懿宗曰元一宿搆不是卒辭上曰爾叶韻與之懿宗曰請以葦韻元一應聲曰裹頭極草草掠鬢不葦葦未見桃花面皮漫作杏子眼孔則天大悅王極有慙色懿宗形貌短醜故曰長弓短度箭周靜樂縣主河內王懿宗妹短醜武氏最長時號大歌縣主與則天並馬行命元一詠曰馬帶桃花錦裙拖綠草羅定知紗帽底形容似大歌則天大笑縣主極慙納言婁師德長大而黑一足蹇元一日爲行轍方相亦號爲衞靈公言防靈柩方相也天官侍郎吉頊長大好昂頭行視高而望遠目爲望柳駱駝殿中侍御史元本竦體傴身黑而且瘦目爲嶺南考典駕部郎中朱前疑粗黑肥短身體垢膩目爲光祿掌膳東方虯身長衫短骨面麤眉目爲外軍校尉唐波若矮短目爲鬱屈蜀馬目李昭德卒子銳反歲胡孫修文學士馬吉甫耶一目爲端箭師郎中長孺子視望陽目爲呷醋漢泥水令蘇徵舉止輕薄目爲失孔老鼠

周張元一腹麤而脚短項縮而眼跌吉頊目爲逆流蝦蟆

周韶州曲江令朱隨侯女夫李逖遊客爾朱九並姿相少媚廣州人號爲三樵七肖反人歌曰奉敕追三樵隨侯傍道走回頭語李郎喚取爾朱九張鷟目隨侯爲臘亂士鳥

周李詳河內人氣俠剛勁初爲梓州監示尉主書考日刺史問平已否詳獨曰不平刺史曰不平君把筆考詳曰請考使君卽下筆曰怯斷大事好勾小稽自隱不清疑人總濁考中下刺史默然而罷

則天革命舉人不試皆與官起家至御史評事拾遺補闕者不可勝數張鷟謂謠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

斗量。把推侍御史。腕脫校書郎。時有沈全交者。傲誕自縱。露才揚己。高巾子。長布衫。南院吟之。續四句曰。評事不讀律。博士不尋章。麵糊存撫使。眯目聖神皇。遂被把推御史。紀先知捉。向左臺對仗彈劾。以爲謗朝政。敗國風。請於朝堂決杖。然後付法。則天笑曰。但使卿等不濫。何慮天下人語。不須與罪。卽宜放卻。先知於是手面無色。

唐豫章令賀若瑾。眼皮急。項轅麤。鴛號爲飽乳犢子。

唐鄭愔曾罵選人爲癡漢。選人曰。僕是吳癡漢。卽是公愔令詠癡。吳人曰。榆兒復榆婦。造屋兼造車。十七八九夜。還書復借書。愔本性鄭。改姓鄭。時人號爲鄭鄭。

唐中書令李敬玄爲元帥。討吐蕃。至樹墩城。聞劉尙書沒蕃著韈。不得狼狽而走。時將軍王杲、副總管曹懷舜等驚退。遺卻麥飯及首尾千里。地上尺餘。時軍中謠曰。姚河李阿婆。鄯州王伯母。見賊不能鬬。總由曹新婦。

唐禮部尙書祝欽明頗涉經史。不關時務。博碩肥腯。頑滯多疑。臺中小史號之爲媼。媼者肉塊無七竅。秦穆公時。野人得之。

唐先天中。姜師度於長安城中穿渠繞朝堂。坊市無所不至。上登西樓望之。師度堰水隴柴柵而下。遂授司農卿。於後水漲則奔突。水縮則竭涸。又前開黃河。引水向棣州。費億兆功。百姓苦其淹瀆。又役夫塞河。開元六年水汎溢。河口堰破。棣州百姓一槩沒盡。師度以爲功。官品益進。又有傅孝忠爲太史令。自

言明玄象專行矯譎京中語曰姜師度一心看地傅孝忠兩眼相天神武卽位知其矯並斬之

唐姜晦爲吏部侍郎眼不識字手不解書濫掌銓衡曾無分別選人歌曰今年選數恰相當都由座主無文章案後一腔凍猪肉所以名爲姜侍郎

唐兵部尚書姚元崇長大行急魏光乘目爲趕蛇鶴鵠黃門侍郎盧懷慎好視地目爲觀鼠貓兒殿中監姜皎肥而黑目爲飽椹母猪紫微舍人倪若水黑而無鬚目爲醉部落精舍人齊處冲好耽目視目爲暗燭底冤虱老母舍人呂延嗣長大少髮目爲日本國使人又有舍人鄭勉爲醉高麗目拾遺蔡孚小州醫博士詐諳藥性又有殿中侍御史短而醜黑目爲烟燻地木目御史張孝嵩爲小村方相目舍人楊仲嗣爲熟皺上猢猻目補闕袁輝爲王門下彈琴博士目員外郎魏恬爲祈雨婆羅門目李全交爲品官給使目黃門侍郎李廣爲飽水蝦蟇由是坐此品題朝士自左拾遺貶新州新興縣尉

唐貞觀中桂陽令阮嵩妻閻氏極妒嵩在廳會客飲召女奴歌閻披髮跣足袒臂拔刀至席諸客驚散嵩伏牀下女奴狼狽而奔刺史崔邈爲嵩作考詞云婦強夫弱內剛外柔一妻不能禁止百姓如何整肅

妻既禮教不修夫又精神何在考下省符解見任

唐郝象賢侍郎處俊之孫頓丘令南容之子也弱冠諸友生爲之字曰寵之每於父前稱字父紿之曰汝朋友極賢吾爲汝設饌可命之也翼日象賢因邀致十數人南容引生輿之飲謂曰諺云三公後出死狗小兒誠愚勞諸君製字損南容之身尚可豈可波及侍中也因涕泣衆慙而退寵之者反語爲痴種

也。

朱前疑淺鈍無識。容貌極醜。上書云。臣夢見陛下八百歲。卽授拾遺。俄遷郎中。出使迴。又上書云。聞嵩山唱萬歲聲。卽賜緋魚袋。未入五品。於綠衫上帶之。朝野莫不怪笑。後契丹反。有敕京官出馬一匹供軍者。卽酌五品。前疑買馬納訖。表索緋。上怒批其狀。卽放歸丘園。憤恚而卒。

唐王及善才行庸猥。風神鈍濁。爲內史時。人號爲鳩集鳳池。俄遷文昌右相。無他政。但不許令史雙牀入臺。終日迫逐。無時暫舍。時人號爲驅牀宰相。

周有逸仁傑河陽人。自地官令史出尙書。改天下帳式。頗甚繁細。法令滋章。每村立社官。仍置平甚老三員。掌簿案。設鑼鈴十羊九牧。人皆逃散。而宰相淺識。以爲萬代可行。授仁傑地官郎中。數年百姓苦之。其法遂寢。

周考功令史袁琰。國忌衆人聚會。充錄事勾當。遂判曰。曹司繁鬧。無時慙閑。不因國忌之辰。無以展其歡笑。合坐嗤之。

周夏官侍郎侯知一。年老。敕放致仕。上表不伏。於朝堂踴躍馳走。以示輕便。張悰丁憂。自請起復。吏部主事高筠母喪。親戚爲舉哀。筠曰。我不能作孝。員外郎張栖貞被訟。詐遭母憂。不肯起對。時臺中爲之語曰。侯知一不伏致仕。張悰自請起復。高筠不肯作孝。張栖貞情願遭憂。皆非名教中人。並是王化外物。獸心人面。不其然乎。

周天官選人沈子榮誦判二百道試日不下筆人問之榮曰無非命也今日誦判無一相當有一道頗同人名又別至來年選判水磑又不下筆人問之曰我誦水磑乃是藍田今問富平如何下筆聞者莫不撫掌焉

周則天內宴甚樂河內王懿宗忽然起奏曰臣急告君子急告父則天大驚引問之對曰臣封物承前府家自徵近敕州縣徵送太有損折則天大怒仰觀屋椽良久曰朕諸親飲正樂汝是親王爲三二百戶封幾驚殺我不堪作王令曳下懿宗免冠拜伏諸王救之曰懿宗愚鈍無意之失上乃釋之

周張衡令史出身位至四品加一階合入三品已團甲因退朝路旁見蒸餅新熟遂市其一馬上食之被御史彈奏則天降敕流外出身不許入三品遂落甲

周右拾遺李良弼自矜脣頰好談玄理請使北蕃說骨篤祿匈奴以木盤盛糞飼之臨以白刃弼懼食一盤並盡乃放還人譏之曰李拾遺能拾突厥之遺出爲眞源令秩滿還瀛州遇契丹賊孫萬榮使何阿小取滄瀛糞具良弼爲鹿城令李懷璧曰孫者胡孫卽是獼猴難可當也萬字者有草卽是草中藏勸懷璧降何阿小授懷璧五品將軍阿小敗懷璧及良弼父子四人並爲河內王武懿宗斬之

周春官尚書閻知微庸瑣爲怯使入蕃受默啜封爲漢可汗賊入怕定遣知徵先往趙州招慰將軍陳令英等守城西面知徵謂令英曰陳將軍何不早降下可汗兵到然後降者剪口土無遺令英不答知徵城下連手踏歌稱萬歲樂令英曰尚書國家八座受委非輕翻爲賊踏歌無慙也知徵仍唱曰萬歲樂

萬歲年不自由萬歲樂時人鄙之

唐崔湜爲吏部侍郎貪縱兄憑弟力父挾子威咸受囑求賊汚狼藉父挹爲司業受選人錢湜不知之也長名放之其人訴曰公親將賂去何爲不與官湜曰所親爲誰吾捉去鞭殺曰鞭卽遭憂湜大慙主上以湜父年老瓜初熟賜一顆湜以瓜遺妾不及其父朝野譏之時崔岑鄭愔並爲吏部京中謠曰岑羲撩子俊崔湜令公孫三人相比接莫賀咄最渾

唐左衞將軍權龍襄性褊急常自矜能詩通天年中爲滄州刺史初到乃爲詩呈州官曰遙看滄州城楊柳鬱青青中央一羣漢聚坐打怀觥諸公謝曰公有逸才襄曰不敢趁韻而已又秋日述懷曰簷前飛七百雪白後園彊飽食房裏側家簉集野娘參軍不曉請釋襄曰鵲子簷前飛直七百文洗衫挂笈園乾白如雪飽食房中側臥家襄便轉集得野澤蟯娘談者噬之皇太子宴夏日賦詩嚴霜白皓皓明月赤團團太子援筆爲讚曰龍襄才子秦州人士明月晝耀嚴霜夜起如此詩章趁韻而已襄以張易之事出爲容山府折衝神龍中追入乃上詩曰無事向榮山今日向東都陛下敕進來今作右金吾又爲喜雨詩曰暗去也沒雨明來也沒雲日頭赫赤赤地上絲氳氳爲瀛州刺史日新過歲京中數人附書曰改年多感敬想同之正新喚官人集云有詔改年號爲多感元年將書昱判司已下衆人大笑龍襄復側聽怪赦書來遲高陽博野兩縣競地陳牒龍襄乃判曰兩縣競地非州不裁既是兩縣於理無妨付司權龍襄示典曰比來長官判示皆不着姓龍襄曰餘人不解若不著姓知我是誰家浪兒也龍襄

不知忌日謂府史□何名私忌對曰父母忌日請假獨坐房中不出襄至日於房中靜坐有青狗突入龍襄大怒曰衙破我忌更陳牒改作明朝好作忌日談者笑之

李宜得本賤人背主逃匿當玄宗起義丘與王毛仲等立功宜得官至武衛將軍舊主遇諸途趨而避之不敢仰視宜得令左右命之主甚惶懼至宅舍請居上坐宜得自捧酒食舊主流汗辭之流連數日遂奏云臣蒙國恩榮祿過分臣舊主卑瑣曾無寸祿臣請割半俸解官以榮之願陛下遂臣愚款上嘉其志擢主爲郎將宜得復其秩朝廷以此多之

蘇頲年五歲裴談過其父頲方在乃試誦庾信枯樹賦將及終篇避談字因易其韻曰昔年移樹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悽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任談駭嘆久之知其他日必主文章也

唐婁師德滎陽人也爲納言客問浮休子曰婁納言何如答曰納言直而温寬而栗外愚而內敏表晦而裏明萬頃之波渾而不濁百煉之寶磨而不磷可謂淑人君子近代之名公者焉客曰狄仁傑爲納言何如浮休子曰粗覽經史薄閱文章箴規切諫有古人之風剪伐淫祠有烈士之操心神耿直涅而不淄膽氣堅剛明而能斷晚途錢癖和嶠之徒與客曰鳳閣侍郎李昭德可謂名相乎答曰李昭德志大而器小氣高而智薄假權制物扼險小人剛愎有餘而恭寬不足非謀身之道也俄伏法焉又問洛陽令來俊臣雍容美貌忠亦之士乎答曰俊臣面柔心狠行險德薄巧辨似智巧諛似忠傾覆拜家誣陷良善其江充之徒歟蜂蠆害人終爲人所害無何爲太僕卿戮于西京又問武三思可謂名王哉答曰

三思憑藉國親。位超衮職。貌象恭敬。心極殘忍。外示公直。內結陰謀。弄王法以復仇。假朝權而害物。晚封爲德靜王。乃鼎賊也。不可以壽終。竟爲節愍太子所殺。又問中書令魏元忠耿耿正直。近代之名臣也。答曰元忠文武雙闕。名實兩空。外示貞剛。內懷趨附。面折張衡。其之黨若熊熊。諂事武士開之儔怯同爲犬首鼠之士。進退兩端。虺蜥之夫。曾無一志。亂朝敗政。莫非斯人。附三思之徒。斥五王之族。以吾熟察。終不得其死。然果坐事長流思州。憂悲而卒。又問中書令李嶠何如。答曰李公有三戾。性好榮迂。憎人昇進。性好文章。憎人才筆。性好貪濁。憎人受賂。亦如古者有女君。性嗜肥鮮。禁人食肉。性愛綺羅。斷人衣錦。性好淫縱。憎人畜聲色。此亦李公之徒也。又問司刑卿徐有功何如。答曰有功耿直之士也。明而有胆。剛而能斷。處陵夷之運。不偸媚以取容。居版蕩之朝。不遜辭以苟免。來俊臣羅織者。有功出之。袁智弘鍛鍊者。有功寬之。躡虎尾而不驚。觸龍鱗而不懼。鳳跱鴟梟之內。直以全身。豹變豺狼之間。忠以遠害。若值清平之代。則張釋之於定國。豈同年而語哉。又問司農卿趙履温何如。答曰履温心不涉學。眼不識文。貌恭而性狠。智小而謀大。趁趄狗盜。突忽猪貪。晨羊誘外。不覺其死。夜蛾覆燭。不覺其斃。頭寄於項。其能久乎。後從事韋氏爲逆。夷其三族。又問鄭愔爲選部侍郎何如。答曰愔猖獗小子。狡猾庸人。淺學浮詞。輕才薄德。狐蹲貴介。雉伏權門。前託俊臣。後附張易。折支德靜之室。舐痔安樂之庭。鷦鷯栖於葦苕。鯈鱨游於沸鼎。既無雅量。終是凡材。以此求榮。得死爲幸。果謀反伏誅。

貞觀末。南康黎景逸居於空青山。常有鵲巢其側。每飯食以餵之。後隣近失布者。誣景逸盜之。繫南康獄

月餘、勃不承、欲訊之、其鵲止於獄樓、向景逸歡喜、似傳語之狀、其日傳有赦、官司詰其來云路逢玄衣素衿人所說三日而赦、至景逸還山、乃知玄衣素衿者、鵲之所傳也、

汝州刺史張昌期易之弟也、恃寵驕貴、酷暴羣僚、梁縣有人白云、有白鵲見、昌期令司戶楊楚玉捕之、部人有鶺子七十籠、令以蠟塗爪、至林見白鵲、有羣鵲隨之、見鶺迸散、惟白者存焉、鶺竦身取之、一無損傷、而籠送之、昌期笑曰、此鵲贖君命也、玉叩頭曰、此天活玉、不然投河赴海、不敢見公、拜謝而去、

渤海高嶷巨富、忽患月餘日、帖然而卒、心上仍暖、經日而蘇、云有一白衣人、眇目把牒、冥司訟殺其妻子、嶷對元不識此老人、冥官云君命未盡、且放歸、遂悟白衣人、乃是家中老瞎麻雞也、令射殺、魅遂絕、

文明以後、天下諸州進雌雞、變爲雄者多、或半已化、半未化、乃則天正位之兆、

衞縞爲縣官、下鄉至里人王幸在家、方假寐、夢一烏衣婦人、引十數小兒、着黃衣、咸言乞命、叩頭再三、斯須又至、縞甚惡其事、遂催食、欲前適所親有報曰、王幸在家、窮無物設饌、有烏雞見抱兒已得十餘日、將欲殺之、縞方悟烏衣婦人果烏雞也、遂市解放、是夜復夢、咸欣然而去、

久視年中、越州有祖錄事不得名、早出、見擔鵝向市中者、鵝見錄事、頻顧而鳴、祖乃以錢贖之、至僧寺、令放爲長生鵝、竟不肯入寺、但走逐祖、後經坊歷市、稠人廣衆之中、一步不放、祖收養之、左丞張錫親見說也、

漢時鄠縣南門兩扇忽開、忽一聲稱鴛、一聲稱鴦、晨夕開閉、聽聞京師、漢末惡之、令毀其門、兩扇化爲鴛

鴈相隨飛去後改鄢縣爲晏城縣

天后時左衞兵曹劉景陽使嶺南得秦吉了鳥雄雌各一隻解人語至都進之留其雌者雄者煩然不食則天問曰何無聊也鳥爲之言曰其配爲使者所得今頗思之乃呼景陽曰卿何故藏一鳥不進景陽叩頭謝罪乃進之則天不罪也

峰州有一道水從吐蕃中來夏冷如冰雪有魚長一二寸來去有時並水上如粥人取烹之而食千萬家取不可盡不知所從來

通川界內有獺各有主養之並在河側岸間獺若入穴插雉尾於獺穴前獺卽不敢出去郤尾卽出取得魚必須上岸人便奪之取得多然後放令自喫喫飽卽鳴杖以驅之還插雉尾更不敢出

有人見豎子在洛水中洗馬頃之見一物如白練帶極光晶緻豎子項三兩匝卽落水死凡是水中及灣泊之所皆有之人澡浴洗馬死者皆謂龍所引非也此名白特宜愼防之蛟之類也

齊州有萬頃陂魚鱉水族無所不有咸亨中忽一僧持鉢乞食村人長者施以蔬供食訖而去于時漁人網得一魚長六七尺絲鱗鏤甲錦質寶章特異常魚齋赴州餉遺至村而死衆共剖而分之於腹中得長者所施蔬食儼然並在村人遂於陂中設齋超度自是陂中無水族至今猶然

杭州富陽縣韓珣莊掘井纔深五六尺土中得魚數十頭土有微潤

貞觀中衞州板橋店主張迪妻歸甯有衞州三衞楊貞等三人投店宿五更早發夜有人取三衞刀殺張

迪其刀郤內鞘中貞等不知之至明店人趨貞等拔刀血狼藉囚禁拷訊貞等苦毒遂自誣上疑之差御史蔣恒覆推至總追店人十五以上集爲人不足且散唯留一老婆年八十巳上晚放出令獄典密覘之曰婆出當有一人與婆語者卽記取姓名勿令漏洩果有一人共語者卽記之明日復爾其人又問婆使人作何推勘如是者二日並是此人恒總追集男女三百餘人就中喚與老婆語者一人出餘並放散問之具伏云與迪妻姦殺有實奏之敕賜帛二百段除侍御史

朝野僉載卷之五

貞觀中左丞李行廉弟行詮前妻子忠蒸其後母遂私將潛藏亡敕追入內行廉不知乃進狀問奉敕推詰極急其後母詐以領巾勒項臥街中長安縣詰之云有人詐宣勅喚去一紫袍人見留宿不知姓名勒項送至街中忠惶恐私就卜問被不良人疑之執送縣縣尉王璬引就房內推問不允璬先令一人於案褥下伏聽令一人走報長史喚璬鑰房門而去子母相謂曰必不得承并私密之語璬至開門案下之人亦起母子大驚並具承伏法云

李傑爲河南尹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其子不能自理但云得罪於母死所甘分傑察其狀非不孝子謂寡婦曰汝寡居惟有一子今告之罪至死得無悔乎寡婦曰子無賴不順母寧復惜乎傑曰審如此可買棺木來取兒屍因使人覘其後寡婦既出謂一道士曰事了矣俄而棺至傑尚冀有悔再三喻之寡婦執意如初道士立於門外密令擒之一問承伏某與寡婦私嘗苦兒所制故欲除之傑放其子杖殺道士及寡婦便同棺盛之

衞州新鄉縣令裴子雲好奇策部人王敬戍邊留犏牛六頭於舅李進處養五年產犢三十頭例十貫已上敬還索牛兩頭已死只還四頭老牛餘並非汝牛生總不肯還敬忿之經縣陳牒子雲令送敬府獄禁教追盜牛賊李進進惶怖至縣叱之曰賊引汝同盜牛三十頭藏於汝家喚賊共對乃以布衫籠敬

頭立南墻下進急乃吐款云三十頭牛總是外甥犢牛所生實非盜得雲遣去布衫進見是敬曰此是外甥也雲曰若是卽還他牛進默然雲曰五年養牛辛苦與數頭餘並與敬一縣服其精察

中書舍人郭正一破平壤得一高麗婢名玉素極姝艷令專知財物庫正一夜須漿水粥非玉素煮之不可玉素乃毒之而進正一急曰此婢藥我索土漿甘草服解之良久乃止覓婢不得幷失金銀器物十餘事錄奏勅令長安萬年捉不良脊爛求賊鼎沸三日不獲不良王帥魏昶有策略取舍人家奴選年少端正者三人布衫籠頭至衙縛衙士四人問十日內已來何人覓舍人家衙士云有投高麗留書遺付舍人捉馬奴書見在檢云金城坊中有一空宅更無語不良往金城坊空宅並搜之至一宅封鑰正密打鑰破開之婢及高麗並在其中拷問乃是投化高麗共捉馬奴藏之奉勅斬於東市

垂拱年則天監國羅織事起湖州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判書割字合成文理詐爲徐敬業反書以告差使推光款書是光書款語非光語前後三使推不能決勅令差能推事人勘當取實僉曰張楚金可乃使之楚金憂悶仰臥西窗日高向看之字似補作平看則不覺向日則見之令喚州官集索一甕水令琛投書於水中字一一解散琛叩頭伏罪敕令決一百然後斬之賞楚金絹百疋

懷州河內縣董行成能萊賊有一人從河陽長店盜行人驢一頭幷皮袋天欲曉至懷州行成至街中見蚩之曰箇賊住卽下驢來卽承伏人問何以知之行成曰此驢行急而汗非長行也見人則引驢遠過怯也以此知之捉送縣有頃驢主蹤至皆如其言

張鶩爲陽縣尉日有稱架人呂元僞作倉督馮忱書盜糶倉粮粟忱不認書元乃堅執不能定鶩取呂元告牒括兩頭唯留一字問是汝書卽注是以字押不是卽注非亦以字押元乃注曰非去括卽是元牒且決五下括詐馮忱書上一字以問之注曰是去括乃詐書也元連項赤叩頭伏罪又有一客驢韁斷幷鞍失三日訪不獲經縣告鶩推勘急夜放驢出而藏其鞍可直五千已來鶩曰此可知也令將郤籠頭放之驢向舊餧處鶩令搜其家其鞍於草積下得人伏其計

張松壽爲長安令時昆明池側有刼殺奉敕十日內須獲賊如違所由科罪壽至行刼處尋踪跡見一老婆樹下賣食至以從騎馱來人縣供以酒食經三日還以馬送舊坐處令一腹心人看有人共婆語卽捉來須臾一人來問明府若爲推逐卽披布衫籠頭送縣一問其承幷賊並獲時人以爲神明

元嘉少聰俊左手畫員右手畫方口誦經史目數羣羊兼成四十字詩一時而就足書五言一絕六事齊舉代號神仙童子

幷州人毛俊誕一男四歲則天召入內試字千字文皆能暗書賜衣裳放還人皆以爲精魅所託其後不知所終

納言婁師德鄭州人爲兵部尚書使幷州接境諸縣令隨之日高至驛恐人煩擾驛家令就廳同食尚書飯白而細諸人飯黑而麤呼驛長嗔之曰飯何爲兩種者驛客將恐對曰邂逅淅米不得死罪尚書曰卒客無卒主人亦復何損遂換取麤飯食之檢校營田往梁州先有鄉人姓婁者爲屯官犯賍都督許

欽明欲決殺令衆鄉人謁尚書欲救之尚書曰犯國法師德當家兒子亦不能捨何況渠明日宴會都督與尚書俱坐尚書曰聞有一人犯國法云是師德鄉里師德實不識但與其父爲小兒時共牧牛耳都督莫以師德寬國家法都督遽令脫枷至尚書切責之曰汝辭父娘求覓官職不能謹潔知復柰何將一楪槌餅與之曰噇却作箇飽死鬼去都督從此捨之後爲納言平章事又檢校屯田行有日矣諮執事早出婁先足疾待馬未來於光政門外橫木上坐須臾有一縣令不知其納言也因訴身名遂與之並坐令有一子遠覘之走告曰納言也令大驚起曰死罪納言曰人有不相識法有何死罪令因訴云有左嶷以其年老眼暗奏解某夜書表狀亦得眼實不暗納言曰道是夜書表狀何故白日裏不識宰相令大慙曰願納言莫說向宰相納言南元佛不說公左右皆笑使至靈州果驛上食訖索馬判官諮意家裏水亦索不得全不抵承納言曰師德已上馬與公料理往呼驛長責曰判官與納言何到不與供給索杖來驛長惶怖拜伏納言曰我欲打汝一頓大使打驛將納碎事徒涴郤名聲若你州縣道你卽不存生命且放却驛將跪拜流汗狼狽而走婁目送之謂判官曰與公躓頓之矣衆皆怪嘆其行事皆此類浮休子曰司馬徽劉寬無以加也

英公李勣爲司空知政事有一番官者參選被放來辭英公公曰明朝早向朝堂見我來及期而至郎中並在傍番官至辭英公頻眉謂之曰汝長生不知事尚書侍郎我老翁不識字無可教汝何由可得留深負媿汝努力好去侍郎等惶懼遽問其姓名令南院看牓須臾引入注與吏部令史英公時爲宰相

有鄉人嘗過宅爲設食。食客裂却餅緣。英公曰。君大少年。此餅掣地兩遍熟。概下種鋤。塍收刈打。麤訖磑羅作麪。然後爲餅。少年裂卻緣是何道。此處猶可。若對至尊前。公作如此事。參差斫卻你頭。客大慙悚。浮休子曰。宇文朝華州刺史王熊有客裂餅緣者。熊曰。此餅大用功力。然後入口。公裂之。只是未飢且擎卻。客愕然。又臺使致熊食飯。使人割瓜皮大厚投地。熊就地拾起以食之。使人極悚息。

刑部尚書李日知自爲幾赤。不曾打杖行罰。其事亦濟。及刑部尚書。有令史受敕三日忘不行者。尚書索杖剝衣。喚令史總集。欲決之。責曰。我欲笞汝一頓。恐天下人稱你云。撩得李日知嗔。喫李日知杖。你亦不是人妻子。亦不禮汝。遂放之。自是令史無敢犯者。設有稽失。衆共誚之。

兵部郎中朱前疑貌醜。其妻有美色。天后時。洛中殖業坊西門酒家有婢。蓬頭垢面。傴眉皤腹。寢惡之狀。舉世所無。而前疑大悅之。殆忘寢食。乃知前世言宿瘤蒙愛。信不虛也。夫人世嗜慾。一何殊性。前聞文王嗜昌獸。楚王嗜芹菹。屈到嗜芰。曾晳嗜羊棗。宋劉雍嗜瘡痂。本傳曰。雍詣前吳興太守孟靈休。靈休脫襪粘炙瘡痂墜地。雍俯而取之飡焉。宋明帝嗜蜜漬蟻蛾。每啖數升。是知海上逐臭之談。陳君愛醜之說。何足怪歟。夫亦其癖也。

太宗時。西國進一胡善彈琵琶。作一曲。琵琶絃撥倍麗。上每不欲番人勝中國。乃置酒高會。使羅黑黑隔帷聽之。一遍而得。謂胡人曰。此曲吾宮人能之。取大琵琶。遂于帷下令黑黑彈之。不遺一字。胡人謂是宮女也。驚歎辭去。西國聞之。降者數十國。

王沂者平生不解絃管。忽旦睡至夜乃寤。索琵琶絃之成數曲。一名雀啅蛇。一名胡王調。一名胡瓜苑。人不識聞。聽之者莫不流淚。其妹請學之。乃教數聲。須臾總忘。不復成曲。

周有婆羅門僧惠範。姦矯狐魅。挾邪作蠱。咨趙鼠黠。左道弄權。則天以爲聖僧。賞賚甚重。太平以爲梵王。接納彌優。生其羽翼。長其光價。孝和臨朝。常乘官馬往還宮掖。太上登極。從以給使出入禁門。每入即賜綾羅金銀器物。氣岸甚高。風神傲誕。內府珍寶。積在僧家。矯說祆祥。妄陳禍福。神武斬之。京師稱快。

道士史崇玄。懷州河內縣縫靴人也。後度爲道士。僞假人也。附太平爲太清觀主。金仙玉眞出俗。立爲尊師。每入內奏請賞賜甚厚。無物不賜。授鴻臚卿。衣紫羅裙帔。握象笏。佩魚符。出入禁闥。公私避路。神武斬之。京中士女相賀。

嶺南風俗。家有人病。先殺鷄鵝等以祀之。將爲修福。若不差。卽次殺猪狗以祈之。不差。卽次殺太牢以禱之。更不差。卽是命。不復更祈。死則打鼓鳴鍾於堂。比至墓訖。初死且走大叫而哭。

景雲中有長髮賀玄景。自稱五戒賢者。同爲妖者十餘人。於陸渾山中結草舍。幻惑愚人子女。傾家產事之。紿云至心求者。必得成佛。玄景爲金簿袈裟。獨坐暗室。令愚者竊視。云佛放光。衆皆攝伏。緣於懸崖下燒火。遣數人於半崖間。披紅碧紗。爲仙衣。隨風習颺。令衆觀之。誑曰此仙也。各令着仙衣以飛。就之卽得成道。尅日設齋。飲中置萇菪子。與衆餐之。女子好髮者。截取爲剃頭。串仙衣。臨崖下視。眼花恍忽。推崖底一時燒殺。沒取資財。事敗。官司來檢。灰中得焦拳屍柩數百餘人。敕決殺玄景。縣官左降。

景龍中瀛州進一婦人身上隱起浮圖塔廟諸佛形像按察使進之授五品其女婦留內道場逆韋死後不知去處

周證聖元年薛師名懷義造功德堂一千尺於明堂北其中大像高九百尺鼻如千斛船中容數十人並坐夾紵以漆之五月十五起無遮大會於朝堂掘地深五丈以亂綵爲宮殿臺閣屈竹爲胎張施爲楨蓋又爲大像金剛並坑中引上詐稱從地湧出又刺牛血畫作大像頭頭高二百尺誑言薛師膝上血作之觀者塡城溢郭士女雲會內載錢拋之更相踏籍老少死者非一至十六日張像於天津橋南設齋二更功德堂火起延及明堂飛焰沖天洛城光如晝日其堂作仍未半已高七十餘尺又延燒金銀庫鐵汁流液平地尺餘人不知錯入者便卽焦爛其堂煨燼尺木無遺至曉乃更設會暴風欻起裂血像爲數百段浮休子曰梁武帝捨身同泰寺百官傾庫物以贖之其夜欻電霹靂風雨晦冥寺浮圖佛殿一時盪盡非理之事豈如來本意哉

景雲中西京霖雨六十餘日有一胡僧名寶嚴自云有術法能止雨設壇場誦經咒其時禁屠宰寶嚴用羊二十口馬兩匹以祭祈請經五十餘日其雨更盛於是斬逐胡僧其雨遂止

周聖曆年中洪州有胡超僧出家學道隱白鶴山微有法術自云數百歲則天使合長生藥所費巨萬三年乃成自進藥於三陽宮則天服之以爲神妙望與彭祖同壽改元爲久視元年放超還山賞賜甚厚服藥之後三年而則天崩

則天時調猫兒與鸚鵡同食器食。命御史彭先覺監逼示百官。及天下攷使傳看未遍。猫兒飢。遂齕殺鸚鵡以餐之。則天甚愧。武者國姓。殆不祥之徵也。

裴炎爲中書令時。徐敬業欲反。令駱賓王畫計。取裴炎同起事。賓王足踏壁靜思食頃。乃爲謠曰。一片火。兩片火。緋衣小兒當殿坐。教炎莊上小兒誦之。幷都下童子皆唱。炎乃訪學者令解之。召賓王至。數唉以寶物錦綺。皆不言。又賂以音樂女妓。駿馬。亦不語。乃對古忠臣烈士圖共觀之。見司馬宣王。賓王歎然起曰。此英雄丈夫也。卽說自古大臣執政。多移社稷。炎大喜。賓王曰。但不知謠讖何如耳。炎以謠言片火緋衣之事白賓王。卽下北面而拜曰。此眞人矣。遂與敬業等合謀。揚州兵起。炎從內應。書與敬業等合謀。惟有青鵝人　有告者。朝廷莫之能解。則天曰。此青字者十二月鵝字者我自與也。遂誅炎。敬業等尋敗。

逆韋之妹。馮太和之妻。號七姨。信邪。見豹頭枕以辟邪。白澤枕以去魅。作伏熊枕以爲宜男。太和死。嗣虢王娶之。韋之敗也。虢王斬七姨頭送朝堂。則知辟邪之枕無効矣。

後魏高流之爲除州刺史。決滹沱河水繞城。破一古墓。得銘曰。吾死後三百年。背底生流泉。賴逢高流之。遷吾上高原。流爲造棺槨衣物。取其柩而改葬之。

東都豐都市在長壽市之東北。初築市垣。掘得古冢。土藏無砧凳。棺木陳朽。觸之便散。屍上着平上幘朱衣。得銘云。篋道居朝。龜言近市。五百年間。於斯見矣。當時達者參驗。是魏黃初二年所葬也。

寇天師譙之後魏時得道者也常刻石爲記藏於嵩山上元初有洛州郜城縣民因採藥於山得之以獻縣令樊文言於州州以上聞高宗皇帝詔藏於內府其銘記文甚多奥不可解略曰木子當天下又曰止戈龍又曰李代代不移宗又曰中鼎顯眞容又曰基千萬歲所謂木子當天下者蓋言唐氏受命也止戈龍者言太后臨朝也止戈爲武武天后氏也李代代不移宗者謂中宗中興再新天地中鼎顯眞容者實中宗之廟諱眞爲潛望之徵證得不信乎基千萬歲者基玄宗名也千萬歲蓋曆數久長也後中宗御位樊文男欽賁以石記本上獻上命編於國史

辰州東有三山鼎足直上各數千丈古老傳曰鄧夸父與日競走至此煮飯此三山者夸父支鼎之石也寶曆元年乙巳歲貢州資陽縣清弓村山有大石可三間屋大從此山下忽然吼踴下山越澗郤上坡可百步其石走時有鋤禾人見之各手把鋤趁至所止其石高二丈

趙州石橋甚工磨礲密緻如削焉望之如初日出雲長虹飲澗上有勾欄皆石也勾欄並有石獅子龍朔年中高麗諜者盜二獅子去後復募匠修之莫能相類者至天后大足年默啜破趙定州賊欲南過至石橋馬跪地不進但見一青龍臥橋上奮迅而怒賊乃遁去

永昌年太州敷水店南西坡白日飛四五里直塞赤水坡上桑畦麥隴依然仍舊

鄜駱駝長安人先貧常以小車推蒸餅賣之每勝業坊角有伏磚車觸之即翻塵土涴其餅駝苦之乃將鑼劚去十餘磚下有瓷甕容□五斛許開看有金數斛於是巨富其子昉與蕭佺交厚時人語曰蕭佺

駙馬子鄒昉駱駝兒非關道德只合爲錢相知。

先天年洛下人牽一牛奔腋下有一人手長尺餘巡坊而乞。

隋文皇帝時大宛國獻千里馬驥曳地號曰師子驄上置之馬羣陸梁人莫能制上令幷羣驅來謂左右曰誰能馭之郎將裴仁基曰臣能制之遂攘袂向前去十余步踴身騰上一手撮耳一手摳目馬戰不敢動乃韁乘之朝發西京暮至東洛後隋末不知所在唐文武聖皇帝勅天下訪之同州刺史宇文士及訪得其馬老於朝邑市麪家撓磴驥尾焦禿皮內穿穴及見之悲泣帝自出長樂坡馬到新豐向西鳴躍帝得之甚喜齒口並平飼以鍾乳仍生五駒皆千里足也後不知所在矣。

德州刺史張納之一白馬其色如練父雄爲荆州刺史常乘雄薨子敬之爲考功郎中改壽州刺史又乘此馬敬之薨弟訥之從給事中相府司馬改德州刺史入爲國子祭酒出爲常州刺史至今猶在計八十餘年極肥健行驟脚不散。

廣平宋察娶同郡游昌女察先代胡人也歸漢三世矣忽生一子深目而高鼻疑其非嗣將不舉須臾赤草馬生一白駒察悟曰我家先有白馬種絕已二十五年今又復生吾曾祖貌胡今此子復其先也遂養之故曰白馬活胡兒此其謂也。

東海有蛇丘地險多漸洳衆蛇居之無人民蛇或有人頭而蛇身。

嶺南有報冤蛇人觸之即三五里隨身即至若打殺一蛇則百蛇相集將螟蚣自防乃免。

廣渚山頹石洞有綠蛇長可三尺餘大頭小指好栖樹杪視之若鞶帶纏於柯葉間無螫毒見人則空中飛.

山南五溪黔中.皆有毒蛇烏而反鼻.蟠於草中.其牙倒勾.去人數步.直來疾如繳箭.螫人立死.中手卽斷手.中足卽斷足.不然則全身腫爛.百無一活.謂蝮蛇也.有黃喉蛇.好在舍上.無毒不害人.唯善食毒蛇.食飽垂頭直下.滴沫地噴起.變爲沙虱.中人爲疾.額上有大王字.衆蛇之長.常食蝮蛇.

種黍來蛇.燒羖羊角及頭髮.則蛇不敢來.

隋絳州夏縣樹提家新造宅.欲移之.忽有蛇無數從室中流出門外.其稠如箔上蚕.蓋地皆遍.時有行客.云解符鎭.取桃枝四枝書符.繞宅四面釘之.蛇漸退.符亦移就之.蛇入堂中心有一孔.大如盆口.蛇入並盡.令煎湯一百斛灌之.經宿以鍤掘之深尺.得古銅錢二十萬貫.因陳破鑄新錢.遂巨富.蛇乃是古銅之精.

開元四年六月.彬州馬嶺山側.有白蛇長六七尺.黑蛇長丈餘.須臾二蛇鬬.白者吞黑蛇到粗處.口兩隘皆裂.血流滂沛.黑蛇頭入嚙白蛇肋上作孔.頭出二尺餘.俄而兩蛇並死.後十餘日大雨.山水暴漲.漂破五百餘家.失三百餘人.

左補闕畢乾泰瀛州任丘人.父母年五十.自營生藏.訖至父年八十五.又自造棺稍高大.嫌藏小.更加磚二萬口.開藏欲修之.有蛇無數.時正月尙寒.蟄未能動.取蛇投一空井中.仍受蛇不盡.其蛇金色.泰自

與奴開之。尋病而卒。月餘父母俱亡。此開之不得其所也。

滄州東光縣寶觀寺常有蒼鵠集重閣。每有鴿數千。鵠冬中每夕取一鴿以暖足。至曉放之而不殺。自餘鷹鵠不敢侮之。

太宗養一白鵠。號曰將軍。取鳥常驅至於殿前。然後擊殺。故名落雁殿。上恆令送書。從京至東都與魏王。仍取報。日往反數迴。亦陸機黃耳之徒歟。

上元中華容縣有象入莊家中庭臥。其足下有槎人。爲出之。象乃伏。令人騎入深山。以鼻豗土。得象牙數十以報之。

吏部侍郎鄭愔初託附來俊臣。俊臣誅。卽託張易之。易之被戮。託韋庶人。後附譙王。竟被斬。

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長史李晉中書令崔湜蕭志忠岑羲等。並外餙忠鯁。內藏諂媚。翕肩屏氣。舐痔折肢。附太平公主。並騰迂雲路。咸自以爲得志。保泰山之安。七月三日。破家身斬。何異鴛鴦棲於葦苕。大風忽起。巢折卵破。後之君子。可不鑒哉。

趙履溫爲司農卿。諂事安樂公主。氣勢迴山海。呼吸變霜雪。客謂張文成曰。趙司農何如人。曰猖獗小人。心佞而險。行僻而驕。折支勢族。舐痔權門。諂於事上。傲於接下。猛若飢虎。貪如餓狼。性愛食人。終爲人所食。爲公主奪百姓田園。造定昆池。言定天子昆明池也。用庫錢百萬億。斜褰紫衫。爲公主背挽金犢車。險諛皆此類。誅逆韋之際。上御承天門。履溫詐喜。舞蹈稱萬歲。上令斬之。刀劍亂下。與男同戮。人割

一臠肉骨俱盡。

天后時張岌詔事薛師。掌擎黃幔隨薛師後。於馬傍伏地。承薛師馬鐙。侍御史郭霸嘗來俊臣糞穢。宋之問捧張易之溺器。並偷媚取容。實名教之大弊也。

天后時太常博士吉頊父晳易州刺史。以貶坐死。頊於天津橋南要內史魏王承嗣。拜伏稱死罪。承嗣問之曰有二妹堪事大王。承嗣然之。遂犢車載入。三日不語。承嗣怪問之。二人曰兒父犯國法。憂之無復聊賴。承嗣既幸免其父極刑。遂進頊龍馬監。俄遷中丞吏部侍郎。不以才昇二妹請求承嗣故也。

天后內史宗楚客性諂佞。時薛師有嫪毐之寵。遂爲作傳二卷。論薛師之聖。從天而降。不知何代人也。釋迦重出。觀音再生。期年之間。位至內史。

天武梁王武三思爲張易之作傳云。是王子晉後身。於緱氏山立廟。詞人才子佞者爲詩以詠之。舍人崔融爲最。周年易之族佞者並流於嶺南。

崔湜諂事張易之與韋庶人及韋氏誅。附太平有馮子都董偃之寵。妻美與二女並進儲闈。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或有人牓之曰。託庸才於主第。進艷婦於春宮。

燕國公張說倖佞人也。前爲幷州刺史。諂事特進王毛仲。餉致金寶不可勝數。後毛仲巡邊。會說於天雄軍大設酒酺。恩敕忽降。授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說謝訖。便把毛仲手起舞。嗅其鞾鼻。將軍高力士特承玄宗恩寵。遭母喪。左金吾大將軍程伯獻少府監馮紹正二人。直就力士母喪前披髮

哭甚於己親朝野聞之不勝恥笑

前侍御史王景融瀛州平野人也遷父靈柩就洛州於隧道掘着龍窟大如甕口景融俯而觀之有氣如烟直上衝損其目遂失明旬日而暴卒

朝野僉載卷之六

天寶中萬年主簿韓朝宗嘗追一人來遲決五下將過縣令令又決十下其人患天行病而卒後於冥司下狀言朝宗遂被追至入烏頭門極大至中門前一雙桐樹門邊一閣垂簾幕窺見故御史洪子輿坐子輿曰韓大何爲得此來朝宗云被追來不知何事子輿令早過大使入屏墻見故刑部尚書李乂朝宗參見云何爲決殺人朝宗訴云不是朝宗打殺縣令重決由患天行病自卒非朝宗過又問縣令決汝何牽他主簿朝宗無事然亦縣丞悉見例皆受行杖本決二十放還朝宗至晚始蘇脊上青腫疼痛不復可言一月已後始可於後巡檢坊曲遂至京城南羅城有一坊中一宅門向南開宛然記得追來及乞杖處其宅中無人居問人云此是公主凶宅人不敢居乃知大凶宅皆鬼神所處信之

神鼎師不肯剃頭食醬一斛每巡門乞物得布破衣亦着得紬錦羅綺亦着於利貞師座前廳問貞師曰萬物定否貞曰定鼎曰閻梨言若定何因高岸爲谷深壑爲陵有死卽生有生卽死萬物相糾六道輪迴何得爲定耶貞曰萬物不定鼎曰若不定何不喚天爲地喚地爲天喚月爲星喚星爲月何得爲不定貞無以應之時張文成見之謂曰觀法師卽是菩薩行人也鼎曰菩薩得之不喜失之不悲打之不怒罵之不嗔此乃菩薩行人也鼎今乞得卽喜不得卽悲打之卽怒罵之卽嗔以此論之去菩薩遠矣

空如禪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少慕修道。父母抑婚。以刀割其勢乃止。後成丁徹庸課。遂以麻蠟裹臂。以火爇之。遂成廢疾。入陸渾山坐蘭若。虎不爲暴。山中偶見野猪與虎鬬。以藜杖揮之。曰檀越不須相爭。卽弭耳分散。人皆敬之。無敢議者。

司刑司直陳希閔。以才非才任官庶事疑滯。司刑府史目之爲高手筆。言秉筆支額。半日不下。故名高手筆。又號按孔子。言竄削至多。紙面穿穴。故名按孔子。

衢州龍游縣令李凝道。性褊急。姊男年七歲。故惱之。卽往逐之不及。遂餅誘得之。毆其胸背流血。姊救之得免。又乘驢於街中。有騎馬人靴鼻撥其膝。遂怒大罵。將毆之。馬走。遂無所及。忍惡不得。遂囓路傍棘子流血。

貞觀中。冀州武彊縣丞堯君卿失馬。既得賊。枷禁未決。君卿指賊面而罵曰。老賊喫虎膽來。敢偸我物。賊舉枷擊之。應時腦碎而死。

開元中。穎士方年十九。擢進士。至二十餘。該博三教。其賦性躁忿浮戾。舉無其比。常使一僕杜亮。每一決責。皆由非義。平復。遭其指使如故。或勸亮曰。子傭夫也。何不擇其善主而受苦若是乎。亮曰。愚豈不知。但愛其才學博奧。以此戀戀不能去。卒至於死。

敬宗時。高崔巍喜弄癡。大帝令給使撩頭向水下。良久出而笑之。帝問曰。見屈原云。我逢楚懷王無道。乃沈汨羅水。汝逢聖明主何爲來。帝大笑。賜物百段。

秋官侍郎狄仁傑嘲秋官侍郎盧獻曰足下配馬乃作驢獻曰中劈明公乃成二犬傑曰狄字犬傍火也獻曰犬邊有火乃是煮熟狗

吏部侍郎李安期隋內史德林之孫安平公百藥之子性好機警常有選人被放訴云羞見來路安期問從何關來從浦津關來安期曰取潼關路去選者曰恥見妻子安期曰賢室本自相諳亦不笑又一選人引銓安期看判曰弟書稍弱對曰昨墜馬損足安期曰損足何廢好書爲讀判曰向看弟判非但傷足兼似內損其人慙而去又選士姓杜名若任芳洲官其人慙而不伏安期曰君不聞芳洲有杜若其人曰可以贈名公曰此期非彼期若曰此若非彼若安期笑爲之改注又一吳士前任有酒狀安期曰君狀不善吳士曰知暗槍已入安期曰爲君拔暗槍答曰可怜美女安期曰有精神選還君好官對曰怪來晚安期笑而與官

尹神童每說伯樂令其子執馬經畫樣以求馬經年無有似者歸以告父乃更令求之出見大蝦蟇謂父曰得一馬略與相同而不能具伯樂曰何也對曰其隆顱跌目脊郁縮但蹄不如累趨衛伯樂曰此馬好跳躑不堪也子笑乃止

安南有象□□有理者即過負心者以鼻卷之擲空中數丈以牙接之應時碎矣莫敢競者

安南武平縣封溪中有猩猩焉如美人解人語知往事以嗜酒故以屐得之檻百數同牢欲食之衆自推肥者相送流涕而別時餉封溪令以帀蓋之令問何物猩猩乃籠中語曰唯有僕幷酒一壺耳令笑而

愛之養畜能傳送言語人不如也

前御史王義方出萊州司戶參軍去官歸魏州以講授爲業時鄉人郭無爲頗有法術教義方使野狐義方雖呼得之不伏使郤被羣狐競來惱每擲磚瓦以擊義方或正誦讀卽裂其書碎聞空中有聲云有何神術而欲使我乎義方竟不能禁止無何而卒

幷州石艾壽陽二界有妬女泉有神廟泉水沈潔澈千丈祭者投錢及羊骨皎然皆見俗傳妬女者介之推妹與兄競去泉百里寒食不許舉火至今猶然女錦衣紅鮮裝束盛服及有人取山丹百合經過者必雷風電雹以震之

景龍末韋庶人專制故安州都督贈太師杜鵬舉時尉濟源縣爲府召至洛城修緝一夕暴卒親賓具小殮夫人尉遲氏敬德之孫也性通明彊毅曰公算術神妙自言官至方伯今豈長往耶安然不哭泊二日三夕乃心上稍温翌日徐蘇數日方語云初見兩人持符來召遂相引出徽安門門隙容寸過之尙寬直北上邙山可十餘里有大坑視不見底使人令入鵬舉大懼使者曰可閉目執手如飛須臾足已履地尋小徑東行凡數十里天氣昏慘如冬凝陰遂至一廨墻宇宏壯使者先入有碧衣官出趨拜頗恭旣退引入碧衣者踞坐按後命鵬舉前傍有一狗人語曰慢姓□名同非此官也笞使者改符令去有一馬半身兩足跳梁而前曰往爲鵬舉所殺今請理冤鵬舉亦醒然記之訴云曾知驛敕使將馬令殺非某所願碧衣命吏取按審然之馬遂退傍見一吏揮手動目教以事理意相庇脫證旣畢遂揖之

出碧衣拜送門外云某是生人安州編戶少府當爲安州都督故先施敬願自保持言訖而向所教之吏趨出云姓韋名鼎亦是生人在上都務本坊自稱向來有力祈錢十萬鵬舉辭不能致鼎云某雖生人今於此用紙錢易致耳遂許之又囑云焚時願以物藉之幸不着地兼呼韋鼎某邸自使人受鼎又云既至此豈不要見當家簿書遂引入一院題云戶部房廊四周簿帳山積當中三間架閣特高覆以赤黃幃帕金字牓曰皇籍餘皆露往架往有函紫色蓋之韋鼎云宰相也因引詣杜氏籍書籤云濮陽房有紫函四發開卷鵬舉三男時未生者籍名已俱述求筆書其名於臂意願踟躕更欲固覽韋鼎云既不往亦要早歸遂引出令一吏送還吏云某苦飢不逢此使無因得出願許別去冀求一食但尋此道自至其所留之不可鵬舉遂西行道左忽見一新城異香聞數里環城皆甲士持兵鵬舉問之甲士云相王於此上天有四百天人來送鵬舉曾爲相府王官忻聞此說墻有大隙窺見分明天人數百圍繞相王滿地綵雲並衣仙服皆如畫者相王前有女人執香爐引行近窺帝衣裙帶狀似剪破一如雁齒狀相王戴一日光明輝赫徑可丈餘相王後凡有十九日纍纍成行大光明皆如所戴須臾有綈騎來迎甲士令鵬舉走遂至故道不覺已及徽安門閉過之亦如去時容易爲羣犬遮齧行不可進至家見身在床上躍入身中遂寤臂上所記如朽木書字尚分明遂焚紙錢十萬呼贈韋鼎心知卜代之數中興之期遂以假故來謁睿宗上握手曰豈敢忘德尋求韋鼎適卒矣及睿宗登極拜右拾遺詞云思入風雅靈通鬼神敕宮人妃子數十同其粧服令視執爐者鵬舉遙識之乃太平公主也問裙帶之由

公主云。方慰龍衰。忽爲火迸。驚忙之中。不覺燕帶。倉惶不及更服。公主歔欷陳賀曰。聖人之興。固自天也。鵬舉所見。先睿宗龍飛前三年。故鵬舉墓誌云。及睿宗踐祚陰騭祥符啓聖期。於化元。定成拜於幽數。後果爲安州都督。處士蕭時和作傳。一說鵬舉得釋後。入一院。問簾下者爲誰。曰魏元忠也。有頃敬揮入下馬衆接拜之。云是大理卿對推事。見武三思着枷。韋温宗楚客趙履温等着鏁。李嶠露頭散腰立聞元忠等云。今年大計會。至六月誅逆韋宗趙韋等。並斬嶠解官歸第。皆如其言。

紫紹之弟某有材力。輕趫迅捷。踊身而上。挺然若飛。十餘步乃止。太宗令取趙公長孫無忌鞍韉。仍先報無忌。令其守備。其夜見一物如烏飛入宅內。割雙韉而去。追之不及。又遣取丹陽公主鏤金枕函。飛入房內。以手撚上公主面上。舉頭即以他枕易之而去。至曉乃覺。嘗着吉莫靴走上磚城。直至女墻。手無攀引。又以足踏佛殿柱。至簷頭捻椽覆上。越百尺樓閣。了無障碍。太宗奇之曰。此人不可處京邑。出爲外官。時人號爲壁龍。太宗嘗賜長孫無忌七寶帶。直千金。時有大盜段師子從屋上上椽孔間而下。露拔刀。謂曰。公動即死。遂於函中取帶去。以刀拄地踊身椽孔間出。

天后時。將軍李楷固契丹人也。善用縚索。李盡忠之敗也。麻仁節張玄遇等並被縚。將麞鹿狐兔走馬遮截。放索縚之。百無一漏。鞍馬上弄弓矢。予稍如飛仙。天后惜其材不殺。用以爲將。稍貪財好色。出爲潭州喬口鎮守將。憤恚而卒。

宋令文者有神力。禪定寺有牛觸人。莫之敢近。築圍以闌之。令文怪其故。遂徂褐而入。牛竦角向前。令文

接兩角拔之應手而倒頸骨皆折而死又以五指撮碓觜壁上書得四十字詩爲太學生以一手挾講堂柱起以同房生衣於柱下壓之許重設酒乃爲之出令文有三子長之問有文譽次之遜善書次之悌有勇力之悌後左降朱鳶會賊破驩州以之悌爲總管擊之募壯士得八人之悌身長八尺被重甲直前大叫曰獠賊動卽死賊七百人一時俱剉大破之

彭博通者河間人也身長八尺曾於講堂堦上臨堦而立取鞋一輛以臂夾令有力者後拔之鞋底中斷博通脚終不移牛駕車正走博通倒曳車尾郤行數十步橫拔車轍深二尺餘皆縱橫破裂曾遊瓜埠江有急風張帆博通捉尾纜挽之不進

定襄公李宏號王之子身長八尺曾獵有虎搏之踣而臥虎坐其上奴走馬傍過虎跳攫奴後鞍宏起引弓射之中臂而死宏及奴一無所傷

忠武將軍辛承嗣輕捷曾解鞍絆馬脫衣而臥令一人百步走馬持鎗而來承嗣鞴馬解絆着衣擐甲上馬盤鎗逆拒刺馬擒人而還承嗣曾與將軍元帥獎馳騁一手捉鞍橋雙足直上捺蜻蜓走馬二十里與中郎裴紹業於青海被吐蕃圍謂紹業曰相隨帶將軍共出紹業懼不敢承嗣曰爲將軍試之軍馬持槍所向皆靡郤迎紹業出承嗣馬被箭乃跳下奪賊壯馬乘之一無損傷裴旻爲幽州都督孫佺北征被奚賊圍之旻馬上立走輪刀雷發箭若星流應刀而斷賊不敢取蓬飛而去

眞觀中恒州有彭鬬高瓚二人鬭豪時於大酺場上兩朋竟勝鬬活捉一豚從頭齩至項放之地上仍走

瓚取猫兒從尾食之腸肚俱盡仍鳴喚不止闔於是乎帖然心伏

梁庾信從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輕之信將枯樹賦以示之於後無敢言者時温子昇作韓陵山寺碑信讀而寫其本南人問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有韓陵山一片石堪共語薛道衡盧思道少解把筆自餘驢鳴犬吠聒耳而已

盧照隣字昇之范陽人弱冠拜鄧王府典籤王府書記一以委之王有書十二車照隣總披覽略能記憶後爲益州新都縣尉秩滿婆娑於蜀中放曠詩酒故世稱王楊盧駱照隣聞之曰喜居王後恥在駱前時楊之爲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如張平子之略談陸士衡之所記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知之號爲點鬼簿駱賓王文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時人號爲算博士如盧生之文時人莫能評其得失矣惜哉不幸有冉耕之疾著幽憂子以釋憤焉文集二十卷

北齊蘭陵王有巧思爲舞胡子王意所欲勸胡子則捧盞以揖之人莫知其所由也

幽州人劉交戴長竿高七十尺自擎上下有女十二甚端正於竿上置定跨盤獨立見者不忍女無懼色後竟爲撲殺

巧人張崇者能作灰畫腰帶鉸具每一胯大如錢灰畫燒之見火卽隱起作龍魚鳥獸之形莫不備悉則天如意中海州進一匠造十二辰車迴轅正南則午門開馬頭人出四方迴轉不爽毫厘又作木火通鉄盞盛火晨轉不翊

韓王元嘉有一銅樽背上貯酒而一足倚滿則正立不滿則傾又爲銅鳩嚲上摩之熱則鳴如眞鳩之聲洛州殷文亮曾爲縣令性巧好酒刻木爲人衣以繒綵酌酒行觴皆有次第又作妓女唱歌吹笙皆能應節飲不盡卽木小兒不肯把飲未竟則木妓女歌管連理催此亦莫測其神妙也

將作大匠楊務廉甚有巧思常於沁州市內刻木作僧手執一椀自能行乞椀中錢滿關鍵忽發自然作聲云布施市人競觀欲其作聲施者日盈數千矣

彬州刺史王琚刻木爲獺沈於水中取魚引首而出蓋獺口中安餌爲轉關以石縋之則沈魚取其餌關卽發口合則啣魚石發則浮出矣

薛賚惑者善投壺龍躍隼飛矯無遺箭置壺於背後卻反矢以投之百發百中

天后朝地官郎中周子恭忽然暴亡見大帝於殿上坐裴子儀侍立子恭拜問爲誰曰周子恭追到帝曰我喚許子儒何爲錯將子恭來卽放去子恭蘇問家中曰許侍郎好在否時子儒爲天官侍郎已病其夜卒則天聞之馳驛向幷州問裴子儀時爲判官無恙也

張易之將敗也母韋氏阿藏在宅坐家人報云有車馬騎從甚多至門而下疑其內官也藏出迎之無所見又野狐數十擎飯甕墻頭而過未旬日而禍及垂拱之後諸州多進雌雞化爲雄雞者則天之應也

神龍中戶部尙書李承嘉不識字不解書爲御史大夫兼洛州長史名判司爲狗罵御史爲驢威振朝廷

西京造一堂新成坊人見野狐無數直入宅須臾堂舍四裂瓦木一聚判事筆管手中直裂別取筆復

裂如初數日出爲藤州員外司馬卒

大定年中太州赤水店有鄭家莊有一鬼年二十餘日晏於驛路上見一靑衣女子獨行姿容姝麗問之云欲到鄭縣待三婢未來躊躇伺候此兒屈就莊宿安置廳中借給酒食將衣被同寢至曉門久不開呼之不應於窗中窺之唯有腦骨頭顱在餘並食訖家人破戶入於梁上暗處見一大鳥冲門飛出或云是羅刹魅也

懷州刺史梁載言晝坐廳事□□□忽有物如蝙蝠從南飛來直入口中翕然似吞一物腹中遂絞痛數日而卒

壽安男子不知姓名肘拍扳鼻吹笛口唱歌能半面笑半面啼一鳥犬解人語應口所作與人無殊

越州兵曹柳崇忽瘍生於頭呻吟不可忍於是召術士夜觀之云有一婦女綠裙問之不應在君窗下急除之崇訪窗下止見一瓷妓女極端正綠瓷爲餘遂於鉄臼擣碎而焚之瘡遂愈

永徽中張鷟築馬槽廠宅正北掘一坑丈餘時陰陽書云子地穿必有墮井死鷟有奴名永進淘井土崩壓而死又鷟故宅有一桑高四五丈無故枯死尋而祖亡歿後有明陰陽云喬木先枯衆子必孤此其驗也

徐敬業舉兵有大星蓬蓬如筐籠經三宿而失俄而敬業敗

司刑卿杜景佺授幷州長史馳驛赴任其夜有大星如斗落於庭前至地而沒景佺至幷州祈縣界而卒葦

官迎祭迴所上食爲祭盤

將軍黑齒常之鎮河源軍城極嚴峻有三口狼入營繞官舍不知從何而至軍士射殺黑齒忌之移之外奏討二曲党項奉敕許遂差將軍李謹行充替謹行到軍旬日病卒

天官侍郎顧琮新得三品有子壻來謁時大門造成琮乘馬至門鼓鼻踣地不進鞭之跳躍而入從騎亦如之有頃門無故自倒琮不悅遂病郎中員外以下問疾琮云未合入三品爲諸公成就至此自知不起矣旬中而薨

張易之初造一大堂甚壯麗計用數百萬紅粉泥壁文栢帖柱琉璃沈香爲飾夜有鬼書其壁曰能得幾時令削去明日復書之前後六七易之乃題其下曰一月卽足自是不復更書經半年易之藉沒入官

崔玄暉初封博陵王身爲益府長史受封令所司造輅初成有大風吹其蓋傾折識者以爲不祥無何弟彙爲雲陽令部人殺之雍州衙內暉三從以上長流嶺南斯亦咎徵之先見也

瀛州饒陽人宋善威曾任一縣尉嘗晝坐忽然取鞋衫笏走出門迎接拜伏引入諸人不見但聞語聲威命酒饌樂飲仍作詩曰月落三株樹日映九重天良夜歡宴罷暫別庚申年後威果至庚申年卒

開元三年有熊晝日入廣府城內經都督門前過軍人逐十餘里射殺之後月餘都督李處鑒死自後長史朱思賢被告反禁身半年纔出卽卒司馬宋草賓長史竇崇嘉相繼而卒

開元四年尚書考巧院廳前一雙桐樹忽然枯死旬日攷功員外郎邵某卒尋而麴先冲爲郎中判邵舊

案月餘西邊樹又枯死省中憂之未幾而先沖又卒

源乾曜爲宰相移政事牀時姚元崇歸休及假滿來見牀移愈之曜懼下拜玄宗聞之而停曜宰相諱移牀移則改動曜停後元崇亦能此其驗也

梁簡文王之生誌公謂武帝曰此子與冤家同年生其年侯景生於雁門亂梁誅蕭氏略盡

魏徵爲僕射有二典事之長參時徵方寢二人窗下平章一人曰我等官職總由此老翁一人曰總由天上徵聞之遂作一書遣由此老翁人者送至侍郎處云與此人一員好官其人不知出門心痛憑由天上者送書明目引注由老人者被放由天上者得留徵怪之問焉具以實對乃嘆曰官職祿料由天者蓋不虛也

婁師德爲揚州江都尉馮元常亦爲尉共見張冏藏藏曰二君俱貴馮位不如婁馮唯取錢多卽官益進婁若取一錢官卽落後馮爲浚儀尉多肆慘虐巡察以爲強奏授雲陽尉又緣取錢事雪以爲清彊監察婁見不敢取一錢位至台輔家極貧匱馮位至尚書左丞後得罪賜自盡婁至納言卒

王顯與文武皇帝有嚴子陵之舊每掣褌爲戲將帽爲歡帝微時常戲曰王顯抵老不作鹽及帝登極而顯謁奏曰臣今日得作鹽耶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五品顯獨不及謂曰卿無貴相朕非爲卿惜也曰朝貴而夕死足矣時僕射房玄齡曰陛下旣有龍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品取紫袍金帶賜之其夜卒

太宗極康豫太史令淳風見上流淚無言上問之對曰陛下夕當晏駕太宗曰人生有命亦何憂也留淳風宿太宗至夜半奄然入定見一人云陛下壽令來還卽去也帝問君是何人對曰臣是生人判冥事太宗入見冥官問六月四日事卽令還向見者又迎送引導出淳風卽觀玄象不許哭泣須臾乃寤至曙求昨所見者令所司與一官送注蜀道一丞上怪問之選司奏奉進止與此官上亦不記旁人悉聞方知官皆由天也

王無㝡好博戲善鷹鷂文武聖皇帝微時與無㝡蒲戲爭彩有李陽之宿憾焉帝登極㝡藏匿不出帝令給使將一鷂子於市賣之索錢二十千㝡不知也酧錢十八貫給使以聞帝曰必王無㝡也遂召至惶懼請罪帝笑賞之令於春明門待諸州廡車三日並與之坐㝡三日屬灞橋破唯得廡三車更無所有帝知其薄命更不復賞頻請五品帝曰非不與卿惜卿不勝也固請乃許之其夜遂卒

昌黎雜說

韓愈著

本館據龍威秘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昌黎雜說

唐　韓愈譏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元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泊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爲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爲之。

談生之爲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吾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耶。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爲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俱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卽有平脊曼膚顏如渥丹。美而狠者。貌則人而心則禽獸。又惡

可謂之人邪。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爲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眞無馬邪。其眞不知馬耶。

劉賓客嘉話錄

韋絢錄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陽山顧氏文房及學海類編皆收有此書顧氏本在前故據以排印

劉賓客嘉話錄

唐　江陵少尹韋　絢錄

絢少陸機入洛之三歲。多重耳在外之二年。自襄陽負笈至江陵。挐葉舟升巫峽。抵白帝城。投謁故贈兵部尚書賓客中山劉公二十八丈。求在左右學問。是歲長慶元年春。蒙丈人許措足侍立。解衣推食。晨昏與諸子起居。或因宴命坐。與語論。大抵根於教誘。而解釋經史之暇。偶及國朝。丈人劇談卿相新語。異常夢話。若諧謔卜祝。童謠佳句。即席聽之。退而默記。或染翰竹間。或簪筆書紳。其不暇記因而遺忘者。不知其數。在掌中梵夾者。百存一焉。今悉依當時日夕所話而錄之。不復編次。號曰劉公嘉話錄。傳之好事。以爲談柄也。時大中十年二月。朝散大夫江陵少尹上柱國京兆韋絢序。

張巡之守睢陽。元宗巳幸蜀。胡羯方熾。城孤勢蹙。人食踰以絺布切煮而食之。時以茶汁和之。而意自如。其謝加金吾表曰。想娥眉之碧峯。豫遊西蜀。追綠耳於元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迷逆天地。戮辱黎獻。羶臊庭宇。臣被圍七旬。親經百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其忠勇如此。又激勵將士賦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連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地。心計欲何施。又夜聞笛詩曰。岩嶤試一臨。虜騎俯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更樓上。遙聞橫笛吟。

爲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詩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餳。嘗疑此字。因讀毛詩鄭箋說簫處注云。即

今賣餳人家物六經唯此注中有餳字緣明日是重陽欲押一餧字尋思六經竟未見有餧字不敢爲之常訝杜員外巨頴拆老拳疑老拳無據及覽石勒傳卿既遭孤老拳孤亦飽卿毒手豈虛言哉後輩業詩即須有據不可率爾道也刑部侍郎從伯伯芻嘗言某所居安邑里巷口有鬻餅者早過戶未嘗不聞謳歌而當壚與甚早一旦召之與語貧窶可憐因與万錢令多其本日取餅以償之欣然持錢而去後過其戶則寂然不聞謳歌之聲謂其逝矣及呼乃至謂曰爾何輟歌之遽乎曰本流既大心計轉麤不暇唱渭城矣從伯曰吾思官徒亦然因成大噱

永徽中盧齊卿暴死及蘇說見其舅李某爲冥司判官有吏押案曰宇文融合爲宰相舅曰宇文融豈堪作宰相吏曰天符已下數日多少即由判官舅乃判一百日既拜果百日而罷公因曰官不前定何名眞宰

崔丞相造布衣時江左士人號曰白衣麥時有四人是盧東美其二遺忘崔左遷在洪州州帥曹王將辟爲副時德宗在梁奏的合過況曹王有功且親也時有趙山人言事多中崔問之曰地主奏某爲副使且的過否對曰不過崔詰曰以時事必合得過也山人曰卻得一刺史不久勑到更遠於此崔不信再問曰必定耳州名某亦知之不可先言且曰今月某日勑到必先吊而後賀崔心懼久之蓋言某日即崔之忌日也謂趙山人曰言中奉百千不中輕撻五下可乎山人笑曰不合得負外百千只合得起一間竹屋又問之且我有宰相分無曰有崔曰遠近曰只隔一兩政官不至三年矣及某日私忌洪州諸僚皆知其說

是日悉之江亭將慰崔忌衆皆北望人信至酉時見一人從北岸袒而招舟急使人問之乃曰州之腳力將及岸問曰有何除改崔員外奏副使員外過否曰不過卻得虔州刺史勅牒在此諸公驚笑果先慰而後賀焉明日說於曹王曹王與趙山人鏹百千不受崔爲起竹屋一間欣然徙居之又謂崔曰到虔州後須大經一段驚懼卽必得入京也既而崔員源休與朱泚爲宰相崔憂閒堂帖追入甚憂惕時故人竇參作相拜兵部郎中俄遷給事中平章事

又曰薛邕侍郎有宰相望時有張山人善相崔造相公方爲兵部郎中與前進士姜公輔同在薛侍郎坐中薛問張山人曰坐中有宰相否心在已身多矣張曰有薛曰幾人曰有兩人曰何人曰崔姜二人必同時宰相薛嘿然不樂既而崔郎中徐問張曰何以同時意謂姜公始前進士已正郎勢不相近也曰命合如此仍郎中在姜之後後姜爲京兆尹功曹充翰林學士時衆知涇將姚令言入城的取朱泚泚曾帥涇得其軍心乃上疏令防虞之疏入十日德宗幸奉天悔不納姜言遂於行在擢姜爲給事中平章事崔後姜半年以夕郎拜相果同而崔在姜後離虔州後第二改官拜官亦不差而薛侍郎竟終於列曹始知前輩不可忽後輩也

李承相泌謂德宗曰肅宗師臣皆不呼陛下爲嵩郎聖顏不悅泌曰陛下天寶元年生嚮外言改年之由或以弘農得寶此乃謬也以陛下此年降誕故元宗皇帝以天降至寶因改年號爲天寶也聖顏然後悅德宗降三日元宗立於高堵上肅宗次之代宗又次之保母繈抱德宗來呈色不白晳耳仆前肅宗代宗

不悅。二帝以手自下遞傳呈上。元宗一顧之曰。眞我兒也。謂肅宗曰。汝不及他。謂代宗曰。汝亦不及他。髣髴似我。既而在位二十七年。壽六十三。肅宗登位十五年。是不及也。後明皇帝幸蜀。至中路曰。岐郎亦一遍到此來裏。及德宗幸梁是也。乃知聖人應天受命。享國緜遠。豈徒然哉。

劉希夷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其舅宋之問苦愛此兩句。懇乞許而不與之。問怒。以土袋壓殺之。宋生不得其死。天報之也。

逆胡將亂於中原。梁朝誌公大師有語曰。兩角女子綠衣裳。卻背大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兩角女子安字綠者祿字也。一止正月也。果正月敗亡。聖矣符誌公之寓言也。時張巡將雷萬春於城上與巡語次。被賊伏弩射中萬春面。不動。令狐潮疑是木人。詢問巡知萬春。乃言曰。向見雷將軍方知是下軍令矣。

瓊州地名朐腮。朐腮是蚯蚓也。故土多此蟲。蓋其狀物也。常至夜江畔出其身半。跳於空中而鳴。其形朐腮。（上音屈。下音忍。）

絢曰。五夜者。甲乙丙丁戊更相送之。今惟言乙夜與子夜何也。公曰。未詳。

大司徒杜公在維陽也。嘗召賓幕閒語。我致政之後。必買一小駟八九千者。飽食訖而跨之。著一麤布欄衫。入市看盤鈴傀儡。足矣。又曰。郭令公位極之際。常慮禍及。此大臣之危事也。司徒深旨。不在傀儡。蓋自汚耳。司徒公後致仕。果行前志。諫官上疏言。三公不合入市。公曰。吾計中矣。計者卽自汚耳。

刑部侍郎從伯伯芻。自王府長史三年爲新羅使。始得郎中朱紱。因見宰相。自言此事。時宰不知是誰。曰。

大是急流.

相國李司徒勉爲開封知縣尉捕賊.時有不良試公之寬猛.乃潛納人賄.俾公知之.公召告吏卒曰.有納其賄者.我皆知之.任公等自陳首.不可過三日.過則舁櫬相見.其納賄不良故逾限.而欣然自賚其櫬至.公令取石灰棘刺置於櫬中.令不良入.命取釘釘之.送汴河訖.乃請見廉使.使嘆賞久之.後公爲大梁節度使.人問公曰.今有害人如此.公如何待之.公曰.卽打腿.

上官昭容者.侍郎儀之孤也.儀有罪.婦鄭氏填宮.遺腹生昭容.其母將誕之夕.夢人與秤曰.持之秤量天下.鄭氏異其男也.及生昭容.母視之.秤量天下豈汝耶.嘔啞如應曰.是.

李丞相絳.先人爲襄州督郵.方赴舉.求鄉薦.時樊司徒澤爲節度使.張常侍正甫爲判官.主鄉薦.張公知丞相有前途.啓司徒曰.舉人悉不知李某秀才.請只送一人.請衆人之資以奉之.欣然允諾.

榮之菠稜.本西國中有.僧將其子來.如苜蓿.蒲陶.因張騫而至也.絢曰.豈非頗稜國將來.而語訛爲菠稜耶.

杜丞相鴻漸.世號知人.見馬燧.李抱眞.盧新州杞.陸丞相贄.張丞相弘靖.李丞相藩.皆云並爲宰相.旣而盡然.許郭之徒.又何以加也.

范希朝將赴鎭太原.辭省中郎官.旣拜而言曰.郎中有事.但處分希朝.希朝第一遍不應.亦且恕.至第三遍不應.卽任郎中員外下手插打.得.插打爲造箭者插羽打幹.言攢箭射我也.

公曰諸葛所止令兵士獨種薑菁者何絢曰莫不是取其纔出甲者生啗一也葉舒可煮食二也久居隨以滋長三也棄去不惜四也回則易尋而採之五也多有根可斸食六也比諸蔬屬其利不亦博乎曰信矣三屬之人今呼薑菁爲諸葛菜江陵亦然

河東張嘉貞爲平姚見河東碑爲文書甚佳及過面奏天后天后對之河東請去簾曰臣出自寒微今蒙召對然咫尺天顏猶隔雲霧伏乞陛下去簾則天許之事書史冊

蔡之將破有水牛黑色入池浴既出身自白皎然唯頭不變又有雀數百同爲一窠皆絲絮爲之有羣鳥同巢一旦盡棄擲其編而去有馬生牛蹄者蔡州既平憲宗命道士張某至境澄醮於紫極宮宮本吳少誠生祠也裴令公毀之爲宮有道士院階前種麻生高如墉道士葺爲潘屏其醮日霹靂麻屏兩片下有穴五寸已來有狸迹尋之上屋其蹤稍大如馬亦如人足直至屋上而滅其韓碑石本吳少誠德政碑世與狄梁公碑對立其吳碑亦流汗成泥狄梁公碑如故不十日中使至磨韓之作而刊改制焉

公嘗於貴人家見梁昭明太子脛骨微紅而潤澤豈非異也又嘗見人腊長尺許眉目手足悉具或以爲僬僥人也

元公鎮南海日疽生於髮氣息憒然忽有一年少道士直來房前謂元公曰本師知病瘡遣某將少膏藥來可便傅之元公寵姬韓氏家號靜君遂取膏疾貼之於瘡上至暮而拔數日平復於蒼黃之際不知道士所來及令勘中門至衙門十餘重並無出入處方知是其異也盛膏小銀合子韓氏收得後猶在

蜀王嘗造千面琴散在人間王卽唐文之子楊秀也

李泌公勉取桐絲之精者雜綴爲之謂之百衲琴用蝸殼爲徽其間三面尤絕異通謂之響泉韻聲絃一上可十年不斷

絳州碧落碑文乃高祖子韓王元嘉四男訓誼譔譓爲先妃所製陳惟玉書今不知者皆妄有指說苟與能書嘗寫裡骨方裡骨理勢方也右軍臨之謂之裡骨帖

昔中書令河東公開元中居相位有張憬藏者能言休咎一日忽詣公以一幅紙大書台字授公公曰余見居台司此意何也後數日貶台州刺史

河東公出鎭幷州日上問有何事但言之奏曰臣有弟嘉祐遠牧方州不記去處手足支離常縈念慮上因口勑張嘉祐可忻州刺史忻州河東屬郡上意不疑公亦不讓豈非至公無隱出於常限也

王平南廙右軍之叔也善書晝嘗謂右軍曰諸事不足法唯書畫可法晉明帝師其畫右軍學其書

京國頃歲街陌中有聚觀戲場者詢之乃二刺蝟對打令既合節奏又中章程

汲冢書蓋魏安釐王時衞郡汲縣耕人於古冢中得之竹簡漆書科斗文字雜寫經史與今本校驗多有同異耕人忘其姓名

世謂牡丹花近有蓋以前朝文士集中無牡丹歌詩公嘗言楊子華有畫牡丹處極分明子華北齊人則知牡丹花亦久矣

王僧虔右軍之孫也。齊高祖嘗問曰。卿書與我書孰優。對曰。陛下書帝王第一臣書。人臣第一。帝不悅。嘗以撅筆書恐帝所忌故也。

陸暢常謁韋皐。作蜀道易一首句曰。蜀道易。易於履平地。皐大喜。贈羅八百疋。皐薨。朝廷欲繩其既往之事。復開先所進兵器。其上皆刻之秦二字。不相與者欲窘成罪名。暢上疏理之云。臣在蜀日。見造所進兵器之秦者匠之名也。由是得釋。蜀道難。李白罪嚴武作也。暢感韋之遇。遂反其詞焉。

魏受禪碑。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字。謂之三絕。（古鐫字皆須妙於篆。故繇方得鐫刻。）張懷瓘書斷曰。篆、籀、八分、隸書、草書、章書、飛白、行書、通謂之八體。而右軍皆在神品。右軍嘗醉書。點畫類龍爪。後遂爲龍爪書。如科斗玉筯偃波之類。諸家共五十二般。舒州灊山下有九井。其實九眼泉也。旱則殺一犬投其中。大雨必降。犬亦流出焉。

南山久旱。卽以長繩繫虎頭骨投有龍處。入水卽擊不定。俄頃雲起潭中。雨亦隨降。（龍虎敵也。雖枯骨猶能激動如此。）

五星惡浮圖佛像。今人家多圖畫五星雜於佛事。或謂之禳災。眞不知也。

武后朝。宰相石泉公。（王方慶琅琊王。）后嘗御武成殿閱書畫。問方慶曰。卿家舊法書帖乎。方慶遂進自右軍已下至僧虔智冰禪師等二十五人各書帖一卷。命崔融作序。謂之寶章集。亦曰王氏世寶。

今延英殿紫芝殿也。謂之小延英。苗韓公居相位。以足疾步驟微蹇。上每於此待之。宰相傳小延英。自此始也。

八分書起於漢時王次仲。次仲有道術。詔徵聘。於車中化爲大鳥飛去。遺二翮於山谷間。今有大翮山。小翮山。偶忘其處。

李約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固邀與約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異色也。又遺一大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數萬。約皆籍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殮商胡時。自以夜光含之。人莫知之也。後死胡親屬來理資財。約請官司發掘驗之。夜光在焉。其密行有如此者。

楊祭酒愛才公心。嘗知江表之士項斯。贈詩曰。度度見詩詩摠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相逢說項斯。項斯由此名振。遂登高科。

東都頃年創造防秋館。穿掘多得蔡邕鴻都學所書石經。至今人家往往有之。

王內史借舡帖。書之尤工者也。盧公尚書寶惜有年矣。張賓獲致書借之不得。云只可就看。未嘗借人。盧公除潞州旌節在途。纔數程。忽有人將書帖來就公求售。閱之乃借舡帖也。公驚異問之云。盧家郎君要錢遣賣耳。公嗟訝移時。不問其價。還之。後不知落何處。

飛白書始於蔡邕。在鴻都學見匠人施堊帚。遂創意焉。梁子雲能之。武帝謂曰。蔡邕飛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飛。飛白之間。在卿斟酌耳。

章仇兼瓊鎮蜀日。仇嘗設大會。百戲在庭。有十歲女童舞于竿杪。忽有物狀如鵰鶚掠之而去。羣衆大駭。因而罷樂。後數日。其父母見在高塔上。梯而取之。則神形如癡。久之方語云。見壁畫飛天夜叉者。將入塔

中日餉果食飲饌之類亦不知其所自四日方精神如初

傳記所傳漢宣帝以皂蓋車一乘賜大將軍霍光悉以金鈹具至夜車轄上金鳳皇輒亡去莫知所之至曉乃還如此非一守車人亦嘗見後南郡黃君仲北山羅鳥得鳳皇子入手即化成紫金毛羽冠翅宛然具足可長尺餘守車人列云今月十二日夜車轄上鳳皇俱飛去曉則俱還今日不返恐爲人所得光甚異之具以列上後數日君仲詣闕上金鳳皇子云今月十二日夜北山羅鳥所得帝聞而疑之以置承露盤上俄而飛去帝使尋之直入光家止車轄上乃知信然帝取其車每遊行輒乘御之至帝崩鳳皇飛去莫知所在

嵇康詩云翩翩鳳轄逢此網羅正謂此也

昔東海蔣潛嘗至不其縣路次林中遇一屍巳毉爛烏來食之輒見小兒長三尺驅烏烏飛起如此非一潛異之看見屍頭上着通天犀簪揣其價可數万錢潛乃拔取既去衆烏爭集無過驅者潛以此簪上晉武靈王睹薨以襯衆僧王武綱以九萬錢買之後落褚太宰處復以餉齊故丞相豫章王王薨後內人江夫遂斷以爲釵每夜輒見一兒遶床啼叫云何爲見屠割天當相報江夫惡之月餘乃亡

石季龍少好挾彈其父怒之其母曰健犢須走車破轅良馬須逸鞅泛駕然後負重致遠蓋言童稚不奇不慧卽非異器定矣

人言鶴胎生所以賦云胎化仙禽也今鸛鶩亦是胎生抱朴子本草說同此豈亦仙禽者乎絢曰但恐世只知鶴胎生不知鸛鶩亦是胎生鶴便謂胎生也若緣鸛鶩食腥魚雖胎生不得與鶴同今見養鶴者說

其鶴食腥穢更甚於鸕鷀若以色黑於鶴則白鶴千万年方變爲玄鶴又何尙焉公笑曰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其鸕鷀之謂乎絢曰鶴難見也鸕鷀易見也世人貴耳而賤目之故也若使鸞鳳如鶴之長見卽鶴亦如鸕鷀矣以少爲貴世不以見爲聖爲瑞而貴之也所以進士陳標詠蜀葵詩云能共牡丹爭幾許得人憎處只緣多鸕鷀之謂也

劉僕射晏五鼓入朝時寒中路見賣炙胡之處勢氣騰燁使人買之以袍袖包裙帽底啗之且謂同列曰美不可言美不可言

王承昇有妹國色德宗納之不戀宮室德宗曰窮相女子乃出之勑其母兄不得嫁進士朝官任配軍將作親情後適元士會因以流落眞窮相女子也

韓十八愈直是太輕薄謂李二十六程曰某與丞相崔大羣同年往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是過人者韓曰共愈往還二十餘年不曾共說著文章此豈不是敏慧過人也

韓十八初貶之制席十八舍人爲之詞曰早登科第亦有聲名席旣物故友人曰席無令子弟豈有病陰毒傷寒而與不潔喫耶韓曰席十八喫不潔太遲人問之何也曰出語不是蓋忿其責辭云亦有聲名耳元載將敗之時妻王氏曰某四道節度使女十八年宰相妻今日相公犯罪死卽甘心使妾爲舂婢不如死也主司上問俄亦賜死

王縉之下獄也問頭云身爲宰相夜醮何求王答曰知則不知死則合死

元載於萬年縣佛堂子中謂主官乞一快死也主者曰相公今日受些子汚泥不怪也乃脫穢襪塞其口而終

公曰盧華州予之堂舅氏也嘗於元載相宅門見一人頻至其門上下瞻顧盧疑異人乃邀以歸且問元載相公如何曰新相將出舊者須去吾已見新相矣一人緋一人紫一人街西住皆慘服也然二人俱身小而知姓名不經旬日王元二相下獄德宗將用劉晏爲門下楊炎爲中書外皆傳說必定疑季子之言不中時國舅吳湊見王元事說因賀德宗而啓之曰新相欲用誰德宗曰劉楊湊不語上曰吾舅意如何言之無妨湊曰二人俱曾用也行當可見陛下何不用後來俊傑上曰爲誰吳乃奏常袞及某乙翌日並命拜二人爲相以代王元果如季子之說緋紫短長街之東西無不驗也

趙相璟之入蕃副使謂二張判官曰前幾里合有河河邊柳樹下合有一官着慘服立既而悉然二張問之趙曰某年三十前夢此行亦不怨他時相趙相將薨時長安諸城門金吾官見一小兒衣豹犢鼻攜五色繩子覓趙相不經旬日趙相薨

公曰杜相鴻漸之父名鵬舉父子而似兄弟之名蓋有由也鵬舉父嘗有所之見一大碑云是宰相碑已作者金塡其字未作者刊名於上杜問曰有杜家兒否曰有任自看之記得姓下是烏偏旁曳腳而忘其字乃名鵬舉而謂之曰汝不爲相卽世世名烏旁而曳腳也鵬舉生鴻漸而名字亦前定矣況其官與壽乎

袁德師給事中高之子也。九日出餻謂人曰。某不敢喫。請諸公破除。且言是其先諱。良久低頭。然語多不可具載。

楊國中嘗謂諸親時知吏部銓事。且欲大噱。已設席呼選人名。引入於中庭。不問資序。短小者道州參軍。胡者湖州文學。簾中大笑。

盧新州爲相。令李揆入蕃。對德宗曰。臣不憚遠使。恐死道路。不達君命。上惻然免之。謂盧相曰。李揆莫老無杞曰。和戎之使。須諳練朝廷事。非揆不可。且使揆去。向後差使小於揆年者。不敢辭遠使矣。揆既至蕃。蕃長問唐家有一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曰。非也。他那箇李揆爭肯到此。恐其拘留。以此誣之也。揆門戶第一。文學第一。官職第一。致仕東都。大司徒杜公龍淮海入洛見之。言及頭頭第一之說。揆曰。若道門戶門戶有所自承餘裕也。官職遭遇爾。今形骸凋悴。看卽下世。一切爲空。何第一之有。

德宗降誕日。內殿三教講論。以僧監虛對韋渠牟。以許孟容對趙需。以僧覃延對道士郄惟素。諸人皆談畢。監虛曰。臣請奏事玄元皇帝。我唐天下。文宣王古今之聖人。釋迦如來。西方之聖人。皇帝陛下。是南贍部州之聖人。

飲酒四字。著於史氏。出於則天時壁州刺史鄭弘慶者進之。人或知之。以三臺送酒。當未盡曉。蓋因北齊高洋毀銅雀臺。築三箇臺。宮人拍手呼上臺。因以送酒。

德宗誕日。三教講論。儒者第一趙需。第二許孟容。第三韋渠牟。與僧覃延嘲謔。因此承恩也。渠牟薦一崔

阡拜諭德爲侍書於東宮東宮順宗也阡觸事面牆對東宮曰臣山野鄙人不識朝典見陛下合稱臣否東宮曰卿是東僚自合知也

李二十六丈丞相善謔爲夏口日有客辭焉相留更住三兩日客曰業已行矣舟船已在漢口曰此漢口不足信其客掩口而退又因堂弟居守誤收骰子糾者罰之丞相曰何罰之有司徒曰汝向閑時把他堂印將去又何辭焉飲酒家謂重四爲堂印蓋譏居守大和元年冬朝廷有事之際而登庸

予與竇丈及王承昇同在朗州日共歡宴後三人相代爲夔州亦異矣

晉書中有飲食名寒具者亦無注解處後於齊民要術幷食經中檢得是今所謂鐶餅桓玄嘗盛陳法書名畫請客觀之有客食寒具不濯手而執書因有汚處玄不懌自是命賓不設寒具昌黎生名父之子雖教有義方而性頗暗劣嘗爲集賢校理史傳中有說金根車處皆臆斷之曰豈其誤歟必金銀車也悉改根字爲銀字至除拾遺果爲諫院不受俄有以故人之子愍之者因辟爲鹿門從事

今謂進士登第爲遷鶯者久矣蓋自毛詩伐木篇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又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並無鶯字頃歲試早鶯求友詩又鶯出谷詩別書固無證據豈非誤歟

東晉謝太傅墓碑但樹貞石初無文字蓋重難製述之意也

千字文梁周興嗣編次而有王右軍書者人皆不曉其始梁武教諸王書令殷鐵石於大王書中撮一千字不重者每字一片紙雜碎無敍武帝召興嗣謂曰卿有才思爲我韻之興嗣一夕編次進上鬢髮皆白

而賞錫甚厚。右軍孫智永禪師自臨八百本散與人。外江南諸寺各留一本。永公住永欣寺。積年學書。後有筆頭十甕。每甕皆數萬。人來覓書。兼請題頭者如市。所居戶限爲之穿穴。乃用鐵葉裹之。人謂之鐵門限。後取筆頭瘞之。號退筆塚。自製銘誌。

鄭廣文學書而病無紙。知慈恩寺有柿葉數間屋。遂借僧房居止。日取紅葉學書。歲久殆遍。後自寫所製詩。幷畫同爲一卷。封進。元宗御筆書其尾曰。鄭虔三絕。

郭侍郎承嘏嘗寶惜法書一軸。每隨身攜往。初應舉就雜文試。寫畢。夜色猶早。以紙絹裹置於篋中。及納試而誤納所寶書帖。卻歸鋪於燭籠中取書帖觀覽。則程試宛在篋中。遽驚嗟。計無所出。來往棘圍門外。忽有老吏詢其事。具以實告吏曰。某能換之。然某家貧。居與道里儻換得。願以錢三萬見酬。公悅以許之。逡巡齊程試入。而以書帖出授公。公愧謝而退。明日歸親仁里。遽以錢送詣與道。款關久之。吏有家人出。公以姓氏質之。對曰。主人死已三日矣。力貧未辦周身之具。公驚嘆久之。方知棘圍所見乃鬼也。遂以錢贈其家。

張尚書牧弘農日。捕獲發墓盜十餘輩。中有一人請間言事。公因屏吏獨問。對曰。願以他事贖死。盧氏南川有堯女冢。近亦曾爲人開發。獲一大珠幷玉盌。人亦不能計其直。餘寶器極多。世莫之識也。公因遣吏發驗。其冢果有開處。旋獲其黨。考訊與前通無異。及牽引其徒。皆在商州治務中。時商牧名卿也。州移牒公致書。皆怒而不遣。竊知者云。珠玉之器。皆入京國貴人家矣。然史傳及地里書。並不載此冢。且堯女舜

妃者死於湘嶺。今所謂者。豈傳說之誤歟。矧貽訓於茅茨土階。不宜有厚葬之事。卽此墓果何人哉。聖善寺銀佛。天寶亂爲截將一耳。後少傅白公奉佛。用銀三鋌添補。然猶不及舊者。

果州謝眞人上升前。在金泉山道場上。帝錫以馬鞍。使安其心也。刺史李堅遺之玉念珠。後問念珠在否。云已在玉皇之前矣。一日。眞人於紫極宮致齋。金母下降。郡郭處處有虹霓雲氣之狀。至白晝輕舉。萬目覩焉。

舊官人所服。唯黃紫二色。貞觀中。始令三品已上服紫。四品五品以朱。六品七品以綠。八品九品以青。

謝朓詩云。芳洲多杜若。貞觀中。醫局求杜若。度支郎乃下邠州令貢之。判司云。邠州不出杜若。應由謝朓詩誤。太宗聞之大笑。改雍州司戶。

鄭公嘗出行。以正月七日謁見太宗。太宗勞之曰。卿今日至。可謂人日矣。

虞公之爲祕書。於省後堂集羣書中事可爲文用事。號爲北堂書鈔。今北堂猶存。而書鈔盛傳於世。

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呪術能生死人。太宗令飛騎中揀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蘇。帝以告宗正卿傅奕。奕曰。此邪法也。臣聞邪不干正。若使呪臣。必不能行。帝令呪奕。奕對之初無所覺。須臾胡僧忽然自倒。若爲物所擊者。便不復蘇。

閻立本善畫。至荊州見張僧繇舊迹。曰。定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坐臥觀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張僧繇遂作醉僧圖。每以此嘲之。於是諸僧聚錢十萬。資閻立本作

醉道士圖。今並傳於世。

率更令歐陽詢行見古碑。晉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倦則布毯坐觀。因宿其下三日而去。

貞觀中。彈琵琶裴洛兒。始廢撥用手。今俗爲搯琵琶是也。

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或謂之不聰。敬宗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摸索著。亦可識之。

高陽許敬宗奏流其子昂於南。及敬宗死。博士袁思古議謚爲謬。昂子彥伯於衆中將擊之。袁曰。今爲賢家君報仇讎。何爲反怒彥伯。慙而止。褚遂良問虞監曰。某書何如永師。曰。閒彼一字直五百金。豈得若此。曰。何如歐陽詢。曰。不擇紙筆。皆能如志。褚悉曰。既然。某何更留意於此。虞曰。若使手和筆調。遇合作者。亦深可尚。褚喜而退。

盧承慶尚書摠章初考內外官。有督運遭風失米。盧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盧重其雅量。改注曰。非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

劉仁軌爲左僕射。戴至德爲右僕射。人皆多劉而鄙戴。有老婦陳牒。至德方欲下筆。老婦問其左右。此是劉僕射。戴僕射。因急就前曰。此是不解事僕射。卻將牒來。至德笑令授之。戴僕射在職無異跡。當朝似不能言。及薨。高宗歎曰。自吾喪至德。無復聞讜言。在時有不是者。未嘗放我過。因索其前後所陳章奏。盈篋閱而流涕。朝廷始重之。

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侍郎獨持國政。常凌晨入朝。巡落水堤步月。徐轡詠云。脉脉廣川流。驅馬入長洲。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風秋。音韻清亮。羣公望若神僊焉。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長孫太尉無忌徐司空勣於朝堂立語。徐戲之曰。吾所倚何樹。嘉隱云。松樹。徐曰。此槐也。何言松。嘉隱云。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長孫復問吾所倚何樹。曰槐樹。公曰。汝不能復矯對耶。嘉隱曰。何煩矯對。但取其鬼木耳。徐嘆曰。此小兒作獠面。何得如此聰明。嘉隱云。胡頭尚爲宰相。獠面何廢聰明。徐狀胡也。

左史東方虬每云。二百年後乞你與西門豹作對。

昆明池者。漢孝武所制。蒲魚之利。京師賴之。中宗樂安公主請之。帝曰。前代已來。不以與人。此則不可。主不悅。因役人別鑿一池。號曰定昆池。既成。中宗往觀。令公卿賦詩。李黃門日知詩曰。但願暫思居者逸。無使時傳作者勞。及睿宗卽位。謂之曰。定昆池詩。當時朕亦不敢言。非卿忠正。何能若此。尋遷侍中。

徐彥伯常侍睿宗朝。以相府之舊。拜羽林將軍。徐既文士。不悅武職。及遷。謂賀者曰。不喜有遷。且喜出軍。代有山東士大夫類例三卷。其非士類及假冒者不見錄。署云相州僧曇剛撰。時柳常待沖亦明於族姓。中宗朝爲相州刺史。詢問舊老。云自隋以來。不聞有僧名曇剛。蓋疾於時。故隱其名氏云。

晉謝靈運鬚美。臨刑因施爲南海祇洹寺維摩詰像鬚。寺人寶惜。初不虧損。中宗朝樂安公主五日鬪草。欲廣其物色。令馳騎取之。又恐爲他所得。因剪棄其餘。今遂無。

洛陽書匠解奉先爲嗣江王家畫像未畢而逃及見擒乃妄云工直未相當因於像前誓曰若負心者願死爲汝家牛歲餘王家產一駛犢有白文於背曰是解奉先覩者日夕如市時開元二十年也

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有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楊子雲甘泉賦云玉樹青蔥後左思以雄爲假稱珍怪蓋不詳也

江寧縣寺有晉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隋文帝平陳已訝其古至今猶在

王右軍告誓文今之所傳卽其藁本不具年月日朔其眞本云維永和十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而書亦是眞小文開元初年閏月江寧縣瓦官寺修講堂匠人於鴟尾內竹筒中得之與一沙門至八年縣丞李延業求得之上岐王岐王以獻帝便留不出或云後借得岐王十年王家失火圖書悉爲煨燼此書亦見焚

洛陽有僧房中磬子日夜輒自鳴僧以爲怪懼而成疾求術士百方禁之終不能已曹紹夔素與僧善夔來問疾僧具以告俄擊齋鍾磬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設盛饌余當爲除之僧雖不信紹夔言冀或有効乃力置饌以待紹夔食訖出懷中錯鏘磬數處而去其聲遂絕僧問其所以紹夔曰此磬與鍾律合故擊彼應此僧大喜其疾便愈

隋末有河間人皺鼻酗酒自號郎中每醉必毆擊其妻妻美而善歌每爲悲怨之聲輒搖頓其身好事者乃爲假面以寫其狀呼爲踏搖娘今謂之談娘

故事每三日九月九日賜王公以下射中鹿鳴賜馬第一賜綾其餘布帛有差至開元八年秋舍人許景先以爲徒耗國用而無益於事罷之

皇甫文備武后時酷吏也與徐大禮論獄誣徐黨逆人奏成其罪武后特出之無何文備爲人所告有功許之在覽或曰彼曩時將陷公於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徐曰汝所言者私怨我所守者公法安可以公容私耶

武后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判之糊名自此始也

劉賓客嘉話錄卷終

右韋絢所錄劉賓客嘉話新唐書採用多矣而人罕見全錄圓家有先人手校舊本因鋟板於昌化縣學以補博洽君子之萬一云乾道癸巳十一月旦海陵卞圓謹書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朝野僉載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朱